少年中國

"THE YOUNG CHINA"

第四卷 第十二期　民國十三年五月　每期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要目—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少・年・中・國・學・會・月・刊

第四卷　民國十三年五月　第十二期

從梅雨時期到暴風雨時期

張聞天

(一)

怎樣的一個梅雨時期呀!沈重的濕氣包圍着你,壓迫着你,使你覺到一種異常的苦悶,一種幾幾乎使你發瘋的閉塞,如像骨頭的梗在喉頭欲吐而不能,如像半夜裏的惡夢欲醒而不得!唉,唉,怎樣的一個梅雨時期呀!

今日的中國就是梅雨期的中國。外國的帝國資本主義挾了無窮的經濟勢力壓到我們的身上來,國內的軍閥官僚更用了無限的優越的地位和他們勾結着剝削我們的血肉。結果使全中國充滿了盜賊兵匪,把數千里雞犬之聲相聞人民安居樂業的地方變成了無限的廢墟。無數的飢民,儒弱的與善良的,死於像餓狠一般貪饕的强盜的刺刀上;可憐的婦女受了無窮的恥辱整批的把她們送到自殺的路上。荒年,饑歲,死亡,疾病與貧窮主宰了全中國。洋鬼子更在這樣荒凉慘目的土地上仗着他們優良的槍械與軍艦,用了全力敲剝這些流離無告的貧民。高到幾乎碰到天的大洋房一排一排陳列在上海漢口天津等各大都市;大到幾乎像皇宮一般的別墅建築在各鄉村優越的地位上。他們鞭打小工,驅使并且利用一般富有奴隸性的中國人,如中世紀的王侯與貴族。他們怎樣把一般有知識的中國人,一般不肯屈服在他們勢力之下的革命者,用了種種罪名誣陷着呀!

諸君當還記得民國四年五月日本用了武力的恐嚇强迫袁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吧!諸君當還記得北京最近的李義元案中國政府那種奴顏婢膝的行爲吧!諸君當還記得近幾天內大陸報『拳匪精神』與泰晤士報『學生不應干政』的申斥吧。上海報紙因爲關於宜樂里案說了幾句公道

話就被誣爲記載不實有意造謠；奉天東報因爲向來肯揭破日人在東省所幹的種種黑暗事業就被封閉。從前華盛頓會議中與中國實業生死存亡有關的關稅協定，祗因法使對於金佛郎案的無理要求，與各國聯合提出的臨城案賠償問題，弄得關稅特別會議一直到現在也沒有開成，致中國人所辦的工廠相繼倒閉下去，無業遊民充斥於社會。在這種境況之下，他們反要設法替我們保持治安，於是有所謂鐵路護警的建議，美國長江駐防艦的建築，發出所謂『懲罰戰爭』的妖言，（見字林西報四月三十日及五月一日的社論）想實行共管中國。想起這些外侮時，我們的血是怎樣的沸騰着呀！

諸君當還記得各地的軍閥因爲個人的利益，和外國所訂的亡國條約吧。諸君當還記得他們怎樣苛歛重稅敲剝平民，鼓勵種植罌粟散佈雅片流毒於全國吧。學校爲他們所關閉，學生工人爲他們所慘殺，他們蹂躪着中國全土如像黑死的疫厲。而北京政府中一般官僚的無恥卑鄙，都是我們現在親眼所看見的。諸君當還記得賣國賊章宗祥，陸宗輿，曹汝霖輩吧，然而現在在全中國像他們那樣的賣國賊不知道有多少，而且外國人還正在竭力開設他們的學校替我們製造着呢！五月四日，五月九日都是我們最大的國恥紀念日，我們應該開會追悼過去，激勵未來，而本國軍警受外人的指使，任意禁止或是拘禁我們，剝奪我們自由行動，自由集會和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而他們今天借一千萬，明天借一萬萬，今天出賣鑛山，明天出抵無線電業，把全中國差不多要整個的賣光了，毫沒有詢問過我們一次。想起這類軍閥官僚喪心病狂的舉動，我們差不多全身要發生一種生理的痙攣與憤激！

此外更回顧社會上的所謂紳商階級，那批祗顧自己目前的利益不顧國家的生死存亡，利用着他們一種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態度，勾結着外國的大資本家與本國的軍閥官僚的高等流氓，那種欺人欺世的行動，我們

能不目爲之裂，髮爲之指嗎？

唉，唉，我們中國人在幾重壓迫之下，差不多氣都呼吸不來，身都翻不轉來，祇覺得無限的閉塞與苦悶。這就是梅雨時期的中國！

（二）

我們現在究竟應該怎樣去解除我們的苦悶與閉塞呢？

我的，也是許多同志的，辦法就是用民衆的政治運動，推倒現政府握得政權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新國家主義。

近來有許多和我一樣覺到梅雨期的煩悶的朋友，很熱烈地把新國家主義爲救濟中國的唯一的辦法。朋友陳啟天不但把新國家主義與舊國家主義分開，說新國家主義不是帝國主義，武力主義，誇大，狂濫與仇恨等主義，而是和平主義，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的基礎，并且以國家的自覺，國家的正義與國家的服務爲新國家主義的三大目標（見本刊四卷九期新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我對於這種見解當然也相當的贊許，但是我不懂他所說的這種新國家主義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在中國現在這樣紛亂的狀況之下，到底如何去施行這種廣大不可捉摸的東西？所謂國家的服務究竟是什麼？

還有兩位朋友合著了一部國家主義的教育。他們痛於中國現代教育的無目的，在上面大大提倡以國家主義爲目的的教育。在「民族主義的教育」上，余家菊兄說：『在消極方面教育要根據固有的民族性，在積極方面教育要養成顯著的民族意識。』（原書第一版十五頁）在「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上李璜兄以爲中國現在的紛亂是由於中國一般人民沒有高尚的共同的理想的緣故，所以主張『用國民學校歷史地理教師的訓練，養成國民道德以溝通國民的情感而實現精神上的統一，以共當此日和來日的國家

大難。』(同書七十七頁)他們兩位的主張比了啟天兄的自然要切實的多,因爲他們倆不但說出國家主義是什麽,而且還說出了許多實施的方法。并且中國的環境如其不十分壞,他們的辦法自然可以有相當成效的。但是事實上却不然,不但家菊兄的以發揮固有民族性的教育爲國家主義的教育不大對,就是李璜兄的提高國民道德的主張在現在也實在沒有實現的可能,

惲代英兄在讀國家主義的教育(見本刊四卷九期)上說:『國家主義的教育不應當從中國民族特性或東方文化上立說』,我覺得是不錯的,因爲中國民族的特性如其像家菊兄所偶然提到的『無入而不自得』或『知其不可而爲之』那種樂天知命的態度,或者如梁漱溟在東西洋文化及其哲學上所謂『持中』的態度,那末把這種態度發揮出來,中國不但無救而且中國眞會非亡不可。代英兄又說:『但只同情自愛的教育不足以救國。』我覺得也不錯,因爲不但像李璜兄所說的教育在現狀之下沒有實施的可能,就是能,也敵不過破壞這種同情自愛的外國帝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這一層代英兄在那一篇文章上說得非常明白,我現在也不願多說了。

所以我們不論主張國家主義也好,主張國家主義的教育也好,如其不以打破現狀爲前提,我敢說這種提倡是徒然的。

打破現狀!這就是說我們須用社會的政治活動,把一般的平民團結起來,推倒現政府,獲得政權,用開明專制的辦法,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我想一個人如其不是喪心病狂,那末對於以實施國家社會主義,爲救國的目標,爲解除我們的苦悶的唯一方法,决沒有反對的餘地吧。中國現在沒有大資本家成立的可能,而我們要能够和外國帝國資本主義的侵略相競爭,又非大規模的集資來開發實業不可:這種大事業除了委託於一個强有力的國家之外還有其他辦法嗎?這樣,如像西洋那樣一個階級掠奪別一個階級的弊害也可以免除了。所以如其新國家主義是足以救國的,那末這個新

國家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我不懂啟天兄何以要把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分開，說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啟天兄何不老實說出他的所謂社會的服務就是打破現狀的活動，就是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明白，在今日的中國當一個學校教師，或者做一個工廠的辦事人，乃是替少數資本家服務，不是替社會服務。要在自己的職業之外（職業不能不有因為暫時不能不吃飯）另外幹一種革命的事業，那才眞是替社會服務呢！因為這種活動的目的是眞在替大多數的平民謀幸福的。

新國家主義是我們的目標，因為牠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牠不是一個手段，如像蕭楚女先生在本期討論國家主義教育的一封信上說的。我至今還沒有相信將來的世界，會沒有國家的。我反相信將來的世界，國家主義比現在恐怕還要發達，因為那時天下太平，人民無事，大家所能效力的，就是把本國的文化竭力發揚出來；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的那種持中態度，我們那時大概也可以提供出來了。至於現在，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更其不用說了。新國家主義就是應乎這種需要而生的。

（三）

那末我們到底應該用那一種方法去鼓勵民衆使他們共同起來幹革命的政治運動呢？這就是說我們用了什麼方法才可以使民衆對於現狀，也和我們一樣，感覺到一種壓迫，一種苦悶與一種不安呢？

我想單單說中國民族性的優良或是單單用歷史地理的教授去鼓勵民衆是不中用的。（關於這一點前面已略略說過。）單用『愛國呀，同胞們！』那種論調也是不成功的。因為我們自己吃飽了飯說幾句愛國話，當然不成問題，但是要以之去責備沒有吃飽飯的人說他們為什麼只想吃飯不想愛國那是不可能的。天天和他們講國家是什麼，人民是什麼，人民與國家的關係是什麼，雖可以使他們知道你所說的是對的，但是吃飯似乎比這些話要

緊的多！

所以我們不要激動民衆也就罷了，不然我們應該大聲的喊出來說你們不得安居樂業，不得豐衣足食；並不是由於天災，並不是由於運氣不好，是由於你們的政府不良，是由於國際帝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你們如其要吃好的菜，穿漂亮的衣服，討一個好老婆，生幾個好孩子，你們非大家一致起來把現政府推倒不可，不然你們這種地獄一般的受罪生活是沒有窮盡的。

可是近年來復古的運動卽反革命的運動，一天一天强盛起來，把全社會鬧得烏烟瘴氣，不像東西，使我們這種確實明白的思想沒有大發展的可能。朋友楊賢江在今年的五四和第三期復古運動（見民國日報五月五日的覺悟）上說『有一種現象，其影響足以麻痺青年學生（其實是全社會）的神經使他們感覺不靈，竟會對於滅種亡國（卽自己走向死的路上去）的禍患熟視而無睹的，便是思想界的反動——我名之爲第三期的復古運動。』這種反動表現在尊孔社，同善社，悟社等的「妖言惑衆」的中間，表現在前江蘇省長齊燮琳禁止學生購買新出版物而主張「倫理文學係一國根本問題苟或廢之是爲無本」的訓令中間，表現在東南大學所出版的國學叢刊中間。其他如什麼上海萬年尊倉聖會的荒謬舉動，湖南教育司的禁止男女同學，齊燮元的創辦金陵學院，以及種種莫名其妙的思想與行動都是這種復古的卽反革命運動的代表，周作人先生在現代小說譯叢中說：『····爲反抗異族的運動，卽以懷慕古昔作根柢：這在被壓迫的民族裏，原是自然的趨勢。····但是革命精神的懷古是一種破壞運動的方便，與對於改革而起的反動的保守的運動很不同。』（原書初版三〇五頁）唉，唉！中國今日的復古運動中有那幾支是『一種破壞運動的方便』的？

所以賢江兄所說的廓清思想同盟！『希望青年學生（包括全部有頭腦的知識階級）本科學的精神各在「所在地」進攻，務期把這一般烏煙瘴氣掃

蕩乾淨，爲革命前途放一綫光明！』實在是中國今日所急需的。

我們在知的一方面要下這一種功夫，已略如上述；但是要幹熱烈的革命運動，這還不够，我們還要革命的文學（包括國民文學，激昂慷慨的國歌，革命英雄的傳記）來打動我們的感情，鼓起我們的熱血，使我們對於未來的光明的中華民國，發生無窮的希望，使我們對於她的建設發生無窮的努力。朋友沈澤民在我們需要怎樣的文藝（見四月二十八日覺悟）上說『我們對於文學的要求是怎樣可以發揮我們民衆幾十年來所蘊藏的反抗的意識，怎樣可以表現出今日方在一代民衆心理中膨脹着的洶湧的潛流；換一句話說，我們要一聲大喊，喊出全中國四百兆人人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再換一句話說，我們需要革命的文學。』

祗有把革命的思想去廓清現代紛亂的妖言，去撥動麻痺着的中國人，把革命的熱情去激發全中國死氣沈沈的民衆，新中國的建設才有希望。總之，要解決中國現在的一切問題，祗有革命！要解除壓迫在我們身上的梅雨時期的煩悶與閉塞，祗有暴風雨時期的憤怒與激昂。中國現在已經在梅雨時期的中期了，不久暴風雨時期會來吧，那時一切腐敗的東西將被掃除如像風掃敗葉，從此白日青天將重現於中國，溫柔的和風會從南方吹來吧，美麗的花草將爭先恐後的開放起來吧，黃鶯兒將唱着她們的如醉如夢的戀歌吧。哦，革命的健兒呵，怎樣黃金的，玫瑰色的，未來的偉大的中華民國在我們的前面閃耀着呀！而我們現在在這種無理的壓迫之下！我們還不起來嗎？

哦，怎樣悶塞的梅雨期呀！我們需要暴風雨的時期！我們將長嘯一聲，叫醒中華民族，我們將爲了中華民國的獨立與自由血戰着一直到發瘋，一直到死——這就是永久的生！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國恥紀念日，上海。

討論「國家主義的教育」的一封信

蕭楚女

代英:

前在重慶女師,於唐毅兄處聞楊效春兄有函致彭雲生兄,說你們少中的朋友,已開始主張一種「國家主義的教育」——用以救國。當時未知詳細內容,所以對於唐兄就沒有說什麼。回漢口後,才讀到余景陶李幼椿兩先生底大著——國家主義的教育。愚者一得,却以為兩先生底根本動機,我們固然應當與之同情而共鳴;而兩先生底立論析目,則應當猶待商権。只因我拙於作文發表思想,所以也迄未在那里說出什麼。今天,接到少年中國四卷九號,復見陳啟天先生所著新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和你致余李兩先生討論這個問題的長訊。便又覺得你底見解很多與我相合,而陳先生底理論則頗多尙須請教之處。但余李陳三先生均不相識——所以只好寫信給你,因你而呈出我底愚者之妄言:

據余李陳三先生底著作看,則這次的這個運動之緣起,根本上乃是為了要反抗:基督教教育,國際帝國資本主義,及託根於外力的武人封建政治而已。那麼,這個運動底實質,只是一個「實力的戰鬬」問題——一個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的「自身解放之要求」,『中國人要怎麼樣才能戰勝那三大魔鬼而得到解放呢』?在我們以為這是應該從考慮「中國在現世界經濟組織中,目前所處的地位」下手的。我想只要我們能拿在哲學上研究現象與實體之關係的那種頭腦去分析一下,則無論何人都當承認現在的中華民國實已亡國多時——所存在的,僅只地理上的符號而已。不過這種已亡之國底實體,現在尙以半殖民地的現象(形式)而表現着,我們遂為其蒙蔽,不大覺得。我們想想,湖北人,湖南人所常說的:『什麼鄂人治

鄂，湘人治湘——蕭耀南趙恒惕早已替吳佩孚來亡了我們底「省」了』——這一句慨歎之詞，用之於現在的北京政府，用之於現在北京的那些牧師們，買辦們，小白臉們，美國博士們，有什麼兩樣嗎?實際上中國既已亡國，那麼，我們要求從那三大魔鬼底脚下解放出來，便可見已不是容許我們做愛國運動；而應當以激烈的革命精神去做復國運動的時候了！自然愛國運動與復國運動仍然是同一肯定國家之存在——主張國家主義，即所以為愛國運動亦所以為復國運動。　然而余李陳三先生所主張國家主義的愛國運動，在實際上却不免和我們底「復國」之認識，大不相同。　因而結果——也必致弄得大不相同。　結果不同，便是要得到解放而終得不到解放了——因為余李陳底目的（期望的結果）也和我們一樣，是在「解放之實現」；不同，便是不能實現。

何以見得在現在的中國以國家主義的教育去做愛國運動，便只是無效呢?這道理很明白——便是：你要愛國，須得先有一個被你所愛之國存在；你所愛的國，須是一個你自己底眞的國；倘若你誤愛了你底仇敵，你便會比你在不愛國時，更受虐待。　目前的中國既已亡過了，既在早經帖服在國際帝國資本主義底經濟管轄之下了；我們還誤認一般英美日本底雇員們所組織的吃飯機關為一個實體的中華民國，從而「愛」之，從而以普通的國家主義之教育而使普通的亡國同胞「愛」之，則何異於授人以刃，而己則延頸待戮?　到那時中國人可眞成了尼采所期望的駱駝了——背上已經很重，還要求更加重——倒也可以傲視印度朝鮮了！是的！說余李陳三先生底意識的目的，竟然是如此，三先生必罵我是故意歪扯了！然而其奈客觀世界底唯物底勢何?三先生儘管是如彼如彼地理想着而進行；但是唯物的趨勢却一定要如此如此而成就——則又奈何！　要不如此如此地盲愛了「吾敵」麼?除了我們所認識的「復國運動」的革命——趕走那些雇員，把國

家從國際帝國主義底代表者武人手中取回，組織我們「復國者」底自己的政府，實行我們底「復國者」底獨裁專政——還有何法？世界是一個無形之流——他已進步到了今天了！還比得法蘭西革命，意大利立國那時麼？我們應該沒有遺忘巴拿馬運河已通，我們應該曉得飛機已經在送客過大西洋。中國人現在的問題，不是一個推倒路易十六，抵禦拿破崙第三的簡單問題；乃是一個怎麼樣使自己和外國人能够安然各自吃他飯的複雜問題了！而且更不是一個僅僅的關於自己一國存亡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係於全世界全人類底秩序與和平的問題了！在現實的中國社會，余君底國家主義的愛國教育，果能讓你好好的辦得去麼？余君自己若沒有一些政治上的權力或奧援和一些經濟上的相當基本力，余君所理想的學校，果能如余君所想地那樣推行，而成就余君底救國結果麼？美國底大腹賈，英國底紳士們，能安然讓中國土壤上，長出一顆愛國之花麼？——假使你不革命地和他們相血戰。現在的北大及國立各專門，還沒有打出余君那樣的招牌，還沒有標出什麼新國家主義，却早已幾乎不能存在，帝國主義底雇員們早已就想把他們掃除殆盡了呀！再者，北大諸校底敎育，雖然不能便算是余君底國家主義敎育，愛國敎育；但却也不能算是不愛國的和非國家主義的敎育吧？他們是已辦好多年了——然而對內對外的效果，不過也只有今天這個樣子——還得須余君來引爲憂慮。余君或者要說北大諸校，並沒有意識地標出國家主義，沒有標出愛國麼？那麼，中華民國四字，不是已經意識地標出了十三年了麼？除了普通人不說，知識階級對於民國的觀感，則又何如？若說他們因爲沒有像余君那樣，『在祖宗遺給我們的歷史中，去找出些好的東西』，以爲敎育之鵠的——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和『無入而不自得』——所以才無效。那也不然。現在北大東大底國學工作，不是正做得分派對壘，各唱高調——連灰塵堆中的檔案都拉了出來了麼？我看只

除了未曾把余君所要提倡的那兩句國粹——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無入而不自得——以爲全中華民族底統一的人生觀之外(其實，梁啓超張君勱對此二語已經發揮得很多了)，可說什麼老骨董都已搬弄過了——好的和壞的。

我並不是說余李陳三先生主張國家主義，主張愛國教育，簡直是不應該。我是說我們須得先把政權奪到了自己手中，然後再去主張。換言之，便是要先把現在並不存在的中國恢復到中國人自己手中，然後再叫中國人去愛他。恢復已亡之國——趕走帝國主義底雇員，便是和世界上頭等強國英、美、法、意、日本直接開戰。試想這個戰如何開法?我們沒有槍礮，沒有軍隊，並且沒有國家呀!然而我們又將怎樣呢?除了從經濟上超國際地聯合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一般被壓迫，被掠奪，和我們同命運的朋友，一致掘空那現經濟制度牆脚——還有什麼好的方法?三先生現在主張那「坐而論道」從容不迫之教育，主張那非侵略而僅係自保的國家主義，如何行得?我想，我們若肯把德國在魯爾的消極抵抗對於法國之降伏，和孫文在廣州的收回海關所引起的列強之反應(雖然孫先生一點兒也說不上勝利)，比較一下；就可恍然於一個強烈的社會的世界的奪權專政之革命，是不可少的了!

是的!我若不是個甘願在黃浦灘站崗的紅頭阿三，我自然不能說我們在現時便可以絕對不要國家。因此，余李陳三先生底國家主義，我們自然也不能不承認。但我們現在雖然應該主張國家主義，同時却也應該向着世界主義進行。我們雖不妨在向打破國界那條路上進行時，爲了方便的緣故，爲了容易集合羣衆以舉行革命的緣故，以主張國家主義爲一個手段；但我們却不可單純地主張國家主義，竟以國家主義爲目的。國家主義只可以爲一種革命之「術」，却不可以爲我們底要求之本體。我們可以

國家主義喚起羣衆的感情，以成就我們底復國運動；却不可便把現在的虛體之國的北京統治當作實體，叫人民去愛他。我們應當以「已亡國」的痛哭，激起普遍的憤恨，去與國際帝國主義，以及託庇於其下的基督教和武人政治血戰；我們不應在未推翻那國際雇員的政治之下，提倡愛國，以致反而擁護了敵人。我們要國家，但我們所要的是我們自己掌權的——像俄羅斯那樣的國家；却不是像現在那史丁納(Stinnes)和樸蔭克雷相勾結的德意志。要杜絕樸蔭克雷和史丁納那樣的外侵，內奸，以及內外之狼狽結託，則惟有社會經濟革命——則惟有以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的憤恨而作戰。法蘭西革命是我們要的，但却不是一七八九年的，而是一八四八年的。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是我們要的，但却不止此；我們還要一個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我們固應有一八七〇年時，巴黎圍城中那種敵愾的愛國心；却尤要有那一九一七年從戰壕中撤回自國軍隊寧睹着國家前途之破滅而似乎不愛國的俄人之愛國心。況且陳先生說得明白：『我人若就國家主義爲公正之討論，則其罪惡固有不可掩者在』——如陳君所數：『擾亂世界的和平，摧殘人類的文化，殺傷好生的人類，消耗無數的金錢，淆亂宇宙的眞理，惡化國民的心理』。我們與其導人們於民族的國家敵愾；何若直接即導之於國際的階級鬥爭？與其把基督教、資本的帝國主義、賣國的武人封建、看爲是某某與某國外國之侵略，何若直接了當叫人們知道是由於一個階級之專橫？余君李君陳君之欲中國人所抱之國家主義，以及其理想中所欲造成的那未來之中國，我想極其量也不過如今日之英美日本罷了——即照陳君所詮釋的新國家主義，也不過一方面人民有如法意那樣的國家之自覺；而一方面却又沒有侵略他國的觀念而已！然而試問現在的英美日本以及法意底人民，果已能說是完全得到解放了麼？三君如不承認他們是已得到眞正的完全解放，則是無論如何有了國家之自覺，有

了民族的獨立精神，而終久猶須經過一次經濟的社會革命。一定要按步就班，照樣地模倣去——便不能模倣另一個歐洲國如俄國把兩步併成一步麼？陳君說：『中國目前之緊急問題不在「可」否實行社會主義之理想而在能否實現社會主義之理想；不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於今日之中國，而在如何使今日之中國可於將來有實現社會主義之資格』。眞眞不錯，然而『能否』之「能」須得我們去造呀！將來的『資格』須得我們馬上就去一點一點的預備呀！學習的過程，便是敎育；一切學問，程度，資格——能力，都在學習過程中呀！滿清皇帝，尙且知道此理，而下九年預備立憲之詔，難道我們不可以模倣他麼？旣然承認社會是應該而且必須經過那社會革命而達到社會主義之一步的，則又何苦盤桓於國家主義之中？陳君要中國有將來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資格，可見最後的理想是與我們相同的；余君李君雖沒有這樣明白吐出，但我想他們之所以要反抗國際侵略以及基督敎在精神之咕嘬的目的，必也和陳君所謂『使個人在經濟上均有較爲平等之機會與待遇』那一句社會主義之定義的意思相差不遠——不過他們在這句之外還含有精神的獨立要求而已！然則三君都不是爲第三階級而提倡國家主義的了(我以爲我至少可以這樣相信)。旣然不是爲紳士閥，不是爲有產者設法拓地，則在今日蘇俄已有了相當歷史，以及中歐、北美、日本那種唯物的趨勢彰彰如炬之時代，而猶躊躇於褊狹的國家界限之間，是沒有道理的。故你說的：『國家主義的敎育，不應當從中國民族性；或東方文化上立說』這一見，我極以爲是。我們本可直截了當不要國家主義了——但爲了革命的方便，爲了容易喚起羣衆感情，却也不妨以爲一種號召的筌蹄。特須如現在之俄，以國際的階級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鵠的立說；不可如現在之英美日本，以永固吾國的民族的虛榮成論耳！

其次，你說：『敎育方針、宜明定在用以救國，不應仍游移於和諧的或

專門化的教育』；我也完全同意。關於這層，你所說，我可以一字也不必再說了。但我在這層之外，却另感想了些意思——便是「有心救社會者，在今日中國這種環境內，切不可認教育為一個方法；至多只可當他是一個輔助的手段」。余李陳三君誤把教育看為是一個足以救國的方法，所以來提倡教育，所以來從教育中主張國家主義。其實，教育對於救國的功用，其最大限度，亦不過可以用你所說的「明定在救國」的辦法，造出少數改造的首領者，指導者而已！救國的主要點，還是在社會的(世界的)經濟之改造。自然，培養首領，也是緊要的——我們似乎不可不仰給於教育。然而「明定在救國」是我們未握政權時做不到的。即做得到一二校，又有何用——又能養得成幾個首領人材？我以為我們如巴望着教育——即令是「我們的教育」供給人材，倒不如從實際的社會服務中去訓練的靠得住。我恐怕那種從實物教授，從設計教授中造出的人材，還要更為得力些哩！有人擔心着革命後——改造中的應用人材之缺乏，那是多慮的。改造中，一切專門人材，我們只要招一招就是了——固可預先為之培養；但也不一定必須預先培養。現在教育，對於培養改造者、救國者是無效；對於職業的專門人材，却多少還能造些。有了一個列寧，一個脫洛斯基，一些少數的公忠誠實以身許國的殉教者，條理地把社會經濟改造之大綱規定了——全國電氣化的技師，是可以向大學中、歐美留學生中找得到的。故我以為我們固然可以——或者應當辦些學校，造些領袖人材；但我們却不必把他當為一個救國的主要方法——他能供給我們一些領袖，則更好；不能，我們也不專靠他，我們還當從實務中去訓練人材。

第三，你說：『但只同情或自愛的教育，不足以救國』——我却不以為然。我以為若要在教育中得到相當的公忠勇敢人材，用以救國，則唯一的教育，便只有同情與自愛的教育。不過我所謂同情與自愛，却不是幼

椿先生所說的那種罷了！現在社會中黑闇面的生活情狀，值得怎樣的同情呀！一個人對於自己底人生——自己底「人」底神聖意義，又應該如何自愛呀！現在的世界，可說是因為沒有能够知道同情和自愛的人，所以才弄到這步田地。一旦對於悲慘的人間地獄同情了，一旦發見了自我之尊嚴而自愛了——那便是人道降生了！故我們不談敎育——不談敎育敎國便罷，不然，則正當叫青年們向死人堆中去發現自我，從刀山血海中去發現他人。同情自愛的敎育是不錯的；所錯，是以看了戲台上底八義圖而流淚為同情，以不在大英大馬路撒尿而免巡捕干涉為自愛耳！我敎青年，決不取空洞仁義惻隱之談，決不取君子正人無邊際的條款。我只叫青年去看貧民窟的活電影，我只叫他們積極的肯定「我」——認定「我」和一切「人」是一個樸素的哲學的實在而已！然而，這，與其望之於敎育，却又是毋寧求之於實務生活之中了！

此外，我覺得他們所主張的國家主義，和他們自己底理想之間，實含有一種不大能够調協的矛盾。據他們底文字看，則他們底二十世紀的「新國家主義」，是與十九世紀的舊國家主義不同的。陳君底長文——新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始終只是解釋「非侵略」一義而已！鄙人不敏，竊以為世上儘有非侵略的而不是國家主義的敎義；却似乎很難有是國家主義的而又是非侵略的。無論哪個國家，只一到了不能侵略他人之時，便已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國家——更無所謂國家主義了！印度，愛爾蘭，中國，固已很明顯的合此定律；卽荷蘭（存在要人家保證）等國，以及中歐諸新興小國（疆界也要聽人家劃定），也是如此。且余李陳三先生之主張國家主義，原是為的要足以抵抗歐美日本乃至基督敎之侵略。足以抵抗侵略，必其具有足以抵抗之力而後可。力旣足以抵抗他人，而謂其竟可不致流於進一步的侵略他人——則與老虎吃齋之說何異？世上儘有不能抵抗侵

略而猶侵略他人的國家，却很難有旣足以抵抗侵略而竟不侵略他人的國家主義——眞正不侵略他人的，便一定不能抵抗他人之侵略，如一九一四年之比利時及眼前之德意志是。北美合衆國，並不是不侵略——只要人們不肯故意說謊，則誰應當承認。然則余君雖然儘說新國家主義與舊國家主義不同，而實際上却難免和伊藤博文之日本，畢士麥克之德國無異？功效所至，極其量不過使中國有資格，能如一九一八年的美國一樣，足以參加第二次之世界大戰而已！我想余君等必不認這種效果——認了，那便是把自己所主張的國家主義弄成一種變相的保護貿易政策，而己身且是在爲國內的資產階級張目了！然則依上所說，則是余君等所主張的國家主義，說是非侵略的，固不免與其所欲收得之抵禦外侮之效果不合；卽說是侵略的，也必與其所以反抗基督敎，反抗國際侵略以及國內之某一特別階級之動機相戾。而況無論舊國家主義或新國家主義，當其以國家爲標幟，而給羣衆以愛國之印象使之有國家之自覺也，勢必要假一種之敎義以爲說。此敎義的宣傳，固可千變萬化；然要其根底總不能出外自族之誇大與贊美和他族之仇視與輕蔑（卽國家主義敎育一書，已是這樣）——蓋舍此則所謂國家，所謂國家主義，便無處生根；而其意義又更無由顯現了！那麼，陳君所承認的那些國家主義之罪惡——擾亂世界，摧殘人類，消耗金錢，淆亂眞理，惡化國民心理——雖然不能便說一定都須犯着；但却也無論何人不敢便保證其都不犯着了！故我覺得他們底理想和他們底行爲中間，是不能十分協調的。其實，在余李陳諸君思想底體系，與其以「非侵略」爲條件而致如此；實在不如痛痛快快還是去主張日德底國家主義好——因爲那樣無論時代和眞理如何，而在其本身尙可一貫也！

余先生以『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和『無入而不自得』爲我國民族之優良的精神一層——你說這只是少數聖哲底心理，不可以期於全民；我却以爲

余君在這個時代的這個中國實不應說此空洞而無邊際的話。 現在是白刃當前，猛虎在後——全民族或全階級在生活戰線生死決戰的時候了！「幾百米達臥下預備放」，或「我們衝鋒」呀！肯定而且明白的命令，才是有用的。 趕走了敵人，奪回了陣地，前敵補充了，防換了——然後再在軍人俱樂部中，對於弟兄講演那『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形而上學的倫理並不遲。一個哲學和一個相當的人生觀，自然是要的——但却有個時候。 又，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語，倘不失積極自强的意義，還不妨提倡提倡。 至若『無入而不自得』的那種態度，我以爲我們很應先考慮一下——不可孝爾倡言。 因爲這一句話，若把他從一篇首尾具有理論的文章中，單另提出一邊來用時，他便成了一個中性的邏輯斷語。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固然是一種好的修身模範；但素亡國行乎亡國，素洋奴行乎洋奴，在人類凡事必須覓一「假託理由」的心理上——那些「素乎」者，也未嘗不可說「我是無入而不自得」。 況且卽令能够不致如此游移誤用，他底本質，也總是一個消極的「且安」態度。 無入而不自得的民族，我們看得很多了——津滬漢等處的英租界中之印度朋友，那種無入而不自得的精神，是可羨慕的麼？

最後，對於「新國家主義」究竟要怎麽樣實行的具體方法，我們希望『他日當爲文詳論之』的陳先生，早早給我說明。

維廉歐詩閥

Wilhelm Ostwald

沈 怡

維廉,歐詩閥是近代的一位大化學家,大凡對於自然科學稍有一點研究的人,沒有不知道的。 我做這篇文章,並不打算爲這位大化學家做傳,也不想爲他的學說介紹,但想將其言語行事,略略傳出,或者於目前國內的學術界不無幾分益處。

國內近來的學術界,雖有生氣,但是不能免掉一種浮誇淺薄的色彩;要設法除去這種色彩,我們最好平心靜氣着一看古往今來一般成功人的事蹟,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成功,是由不絕的努力得來,並不是一回僥倖的事。 自來歐洲,更親見那些學者朝夕孳孳於學的態度,愈覺得他們成功之非偶然。而國內有一時期的青年,但以走近路爲能,以爲成功可以一蹴而就,這種觀念就根本錯了。

我自己也是個青年,未必有向同輩下評言的資格,因此在近代科學家中,找到了這位維廉歐詩閥,也因爲他的生活與修養方法,確是我輩一個很好的模範。 我們但能像他的樣子去努力,去修養,我們總是在成功的路上呀。

世界上的學者自創格言的也多了,話也未始是錯的,但是我們一去細考他自己的行事,能有幾次不被他們騙了的呀!唯有歐氏,他自己確能遵守自己的立身訓。 他是一個主張惜力論者,他最反對浪費精力於無益的事務,因此他的生活有時好像很單獨而且冷靜,顯得與他人不同的樣子。

歐氏很少同人說起他的立身訓,他也不希望人人都看重他的格言,他只是自己看準了這是一條正路,他就這般依着他走了。 當然這種忤世的

態度，那有不引起人責言的道理，因此指斥他行爲的也有，謚之曰「極端的利己主義者」的也有。然而他毫不去理會這種批評，照舊不肯浪費他的能力，照舊不息的工作。

他甚且發明了一個求幸福的公式，他是：

幸福＝工作－阻力

他的解釋是：阻力愈小，則幸福愈大，如果阻力等於零，則工作就等於幸福；因此不絕的工作，在歐氏心目中是無上的幸福。唉！但能領會了這幾句話，已遠勝於讀幾十部書了。

歐氏的家，是在大包墩的一個鄉間，從來匹錫去，須坐一點鐘的火車。他有一所很大的別墅，那別墅的名字，就叫「能力」；很能表現出這位主人的世界觀。他的房子雖大，但是毫沒有一點陳設的，滿屋子裏，幾乎找不出一間像模像樣的客廳。因爲據一般人如此說，歐氏把所有的房間，無不利用來作了他的工作室和圖書室，因此他的夫人常帶笑的同人說，他快要沒有住的地方了。

在別墅的附近，有一座極美麗古舊的花園，歐氏每天都去散步兩次。去的時候，總有一定的時間，不論天氣的好壞。歐氏是科學家，因此他的生活，格外顯得有嚴格的秩序。他的工作，每在這二趟的散步中計畫出來，往來的人，常可以看見這位白髮的學者，不絕的踱來踱去，就知道他又在那裏轉什麼念頭了。在他散步的時候，誰也不敢去同他說話，因爲打斷他的思想，是他所最犯忌的。散步完了以後，他就急急忙忙的回到試驗室裏，把頭埋倒在寫字桌上，又去深思他的工作去了。

歐氏平時很少說話，尤少同人談天。他從來不去交際場中，就是同他的親友也少來往。如果他有時竟說話了，那末他的話，十有八九離不了他的工作。因此有人便說他是毫無情感的人，但是我們豈能將一般的

標準，拿來測度卓越的天才呀。

歐氏從不吸煙，且不愛人在他面前吸煙，飲酒也很少，飲食的好壞，他從不留意。他的夫人是一位極可愛而又能幹的婦人，一家大小事務，都是她一人料理，並且常能鼓勵歐氏，排除諸般障礙。所以歐氏的成功，一大半可說是靠他的夫人的。

歐氏現在已是七十歲的人了，但是他的精力，叫人看了眞要驚異。他從不曉得休息，就是病後也是照常的工作。但是他只工作他所喜歡的，就是凡能引起他底興趣的，他纔工作。他有非常敏捷的天才，他的著作之多，幾乎要叫人疑惑他同時兩隻手有寫兩篇異樣文章的本領。

歐氏是一個主張一元論和唯物派的人，但是關於物質的事情，却從不在他心上。他的全部財產，都由他的兒子經管。他是許多大工業的股東，但是他從不曾將公司裏寄來的營業報告看過一次。歐氏一生竟沒有一個相契的弟子和同事的人，他可以說是爲人類生的，但是人於他都是疏遠的。

無論那一個偉大的人物，總有他優劣的方面。就是這篇介紹，也不過想表明歐洲學者的生活是如此如此，並不希望人處處都學他的樣子，不過他的求幸福的公式，他的言行合一的精神，他的嚴格的秩序生活，至少總可以做一般有志向上人的榜樣罷。

十三，四，十二。怡作於德國德蘭詩頓

生物學綱要譯序

周太玄

生物學在自然科學中算最爲晚出。 但在這百廿餘年中重要的發現也實不少。 尤其是在近二十餘年中學者分頭並進,方面很多, 氣象更不同,雖然有一小部分學者願意出生物學範圍,或竟自出自然科學的範圍以外去尋解釋生活現象的方便法門, 但最大多數的學者仍然是站在實驗的地上精進不已,並且他們不但不覺得"此路不通", 而且是"日有所獲"。至於這門科學對於人生社會的供獻如何影響如何, 則全在人與社會對他的了解程度與應用的方式而定;生存競爭是一方面的事實,但要說因這種觀念的發現遂致釀成人類慘酷的戰禍及使人與人間仇視情感的增加, 生物學自身是不任其過;互助共生也是一部分的事實,但要說因這種觀念的發現遂致使人類從此漸相親愛以助長其友愛的同情,生物學也不居其功。而且這最大多數的學者皓首窮年肆力專精的勤勇精進時, 其心中腦中也未嘗絲毫想着何者是應該發現,何者是不應該發現,也決未計較這種發現應用到人生上去是一種甚麼影響, 所以卽生物學家的本身也是無責可負無功可居。

生物學是科學,是實驗的自然科學,是用觀察,探鑿,實驗而補之以假設的方法,以研究有機界內的一切現象與一切因果關係。 經過實驗的扣問,自然界曾顯然開示了些生命現象的內容,因此生物學對生命的研究已處於自動的地位,要知道吾人今後對於生命的了解能到甚麼程度,須得看生物學對於自然的詰問的方法如何。 生物學在現在固已對於詰問自然的方法, 卽實驗方法, 已分頭並進規模擴大了, 不但逈非拉馬克時代可比, 亦絕非達爾文時代可比: 一方面既應用機械學力學以研究生物的形

態與其變化，熱學化學以研究生物生理與其發展而在另一方面又更進以實驗方法研究生理心靈的機械作用，以說明智慧情感與戀愛起源。 所謂生命現象經這樣的分工進攻，雖然是一鱗一爪未現全身，固已呼之欲出了。半世紀或十餘年前的生物學者所想知道的只是"生命的現象是否是變化的是如何變化的"，至於現今的生物學家便問"他爲甚麼要變，因甚麼變的"了。 前此的生物學家努力在建設一種假設，今日的生物學家則在努力使這種假設或成爲定律或分解而另搆成新的假設(生物學上的假設，大都各根據得有若干的事實，若這類事實不是完全是虛妄的，那嗎這種假設終有可考慮的價值。)所以生物學的進步也與其他的自然科學一樣在力求假設的減少，與定律的增多，便是說使"可能"的都漸漸變爲"必然"的。在生物學的領域中既無不可用實驗方法來研究，因此生物學上的事實經這種方法研究而得有結論的都是有必然性，如果我們詰問的方法適宜，卽實驗的手術精審，則現象的答覆必定忠懇。 這種不可懷疑，不可非難，不可動搖的基礎漸漸的積纍起來，假使自然不是欺騙的紊亂的，我們終有一天要明明白白的要揭開這生命秘密的黑幕。 但我們要注意這生命秘密的揭開並不是如空中一個霹靂一旦忽然而來的，是如堆雪人一樣是一捧一撮的積成的。 因爲以我們生命的短促精力的有限與夫知識的幼稚，自非通力合作前逝後趨以"徐觀厥成"不可。 因此以生物學現狀而言雖然還不能塡我們的慾壑滿我們的奢望，但以現在卜將來，生物學以如此小小年紀已有了這樣的結果，我們對於他的前途也就不可以失望了。

以生物學現狀而言，假設之多定律之少，本是不可諱言的，以生物學進步之迅速，這些假設常受嚴正的評判而失却其普遍性與必然性又是事實，有人因見生物學上假設之多與夫此等假設崩壞之易，便對於生物學的本身懷疑，或者有的說他不是實驗科學，有的說他竟是哲學。 其實這種

懷疑都與生物學本身無關，生物學絕不因何種假設之成功與何種假設的失敗而變其性質與方向，卽如最爲一勞永逸的解決生命問題的生機論新生機論卽使是與事實的眞相相合也不能使生物學便停止其觀察實驗，分類歸納演繹的工作而退居於純粹哲學——玄學——的地位，而一方面無論生機論，目的論，理化論或者達爾文主義，拉馬克主義，新達爾文主義，新拉馬克主義，偶變主義，潛能主義的研究者只須他是在用生物學的方法研究生命的現象那嗎雖然派別不同，終不失爲生物學家。 況且還有最大多數的學者是勤於研究，愼於結論，但就事實論事實，或以事實證主義，而不神往於一二名詞以捨身於一派主義的旗幟之下的，要稱他爲某派的主義者固不可能，至於要硬說他是哲學家，豈非笑話?

科學，尤其是生物學，並不是不用綜合法來研究綜合的事象，只是此種綜合須以分析的結果爲基礎。 若是沒有相當的分析基礎則寗肯不綜合。 這是科學的謹愼，並非科學的不能。 比如生物學對於許多哲學上的問題本有正式將其解釋的責任與可能，只是若尙未得有相當的分析基礎以前，決不去過問他，此外以非生物學或非科學方法去說明此等問題的，生物學對之只嚴正的檢證其分析與基礎的有無眞僞以定其價值。 所以生物學雖不是哲學，却同時又是哲學的一位諍友。 因此生物學可以與哲學同在一相同的問題之下活動，而其趨向與方法則兩者各不相同。 所以生物學與哲學的關係雖較深於其他的自然科學，但其與哲學判分的界限仍如其他的自然科學一樣的明瞭。

生物學幾乎應用一切自然科學所用的方法，如歸納，演繹，觀察，實驗，分類等等都是缺一不可。 而一方面生物學又幾乎全應用數理諸科的基礎事象如數學的數，幾何學的形，機械學的力，理化學的物質與力的變化。 這是生物學後於其他自然科學而又繁於其他自然科學的原因。 比

如形與數爲直線的，形與數依物質而變化的機械理化則是曲線的，便是說直線之自行複雜變化起來，生物學則於此複雜變化之上更加上一種"儲存"與"演積演消"——"進化"——的事實，於是生物學便好比如曲線的錯雜交綜。這個錯雜綜合的曲線羣單是籠統的看他是個哲學的對相；先分析而後綜合看他是個生物學的對相，以此推之再取此曲線羣之最錯綜複雜的一部分來看便將是社會科學的對相（這又是社會科學的成立與發展晚於自然科學的原因）。其實此雜然一堆仔細分來除了數形，力，質，及其變化儲存以外又何常含有另外的東西在內？然而求明白的排除傳說解釋疑團這生物學恰恰的是一個最重要的過門：非由他不足以知道自然與社會的關聯；非由他不足以證明精神與物質的同體。若以人類知識分爲兩段——屬於自然的與屬於社會的——則這兩段的銜合者便是生物學。

這是一本通俗的生物學，著者力避專門的術語與專門的實例使非生物學家便於瀏覽；而又最簡明最扼要的呈述生物學的內容與其傾向使生物學家便於查證。篇末附以重要的書目，譯者更殿之以一譯名對照表。至於譯文一切還望讀者指正。

譯者序　十三年，二月十日，地中海上。

文學史方法(續十一期)

巨斯大佛郞宋著　黃仲蘇譯

我上面所敍述的這些方法或許引起別人的恐懼，假使方法的必要條件是這等的嚴密，這等的複雜，那麼，何等長壽的人生才够用來研究法國文學呢?自然啊，世間沒有一人能够獨自成就完備的學識。但是一人的生命所不能做成的事，許多人的生命將來或能做成。法國文學史是一件各盡所能，協力合作的事業，這種辦法，並不妨碍我們各人根據所好，以誦閱研究文學作品的興趣

除獨自一人完全所能解決的考據之種種小問題以外，差不多沒有什麼特殊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知道前輩先生所做的事業，以及怎樣在這些已得的成績中作着手的方法。這樣看來，我們如其沒有完好的書目考據，簡直不能從事於這類的工作。

「分工」便是文學研究之唯一合理的，豐富的組織。各人度量自己的力量，根據自己的旨趣，以盡其責任，或爲預備材料的應用與考察，搜討的發明，證據的批評，製造工作的用具，或爲著作家與各種作品的分科記錄，或爲概略的綜合敍論，或以根據創作而求得的一切成績，爲通俗的宣傳。

龍格羅亞先生(注一)主張在搜討發明者與通俗宣傳者之間，在考據家與綜論家之間都應各有完密的分科。但是我却不以爲然，我們祇能從全體的綜合中去了解細碎的考據，我們祇能借重細碎的考據以明明白白認識全體的綜合。假使我們不知道怎樣陶冶知識，選擇見解，估量成績，我們決不能爲良好的通俗宣傳事業。「分工」於是也有他的種種危險。

然而人生短促，我們祇能按着旨趣，根據天然的稟賦，從事於良好的工作，於是或自類似建築的工程方面看來，或自類似傭用的工人方面看

來，「分工」又是一種必要。

但是人生還有一種預備時期，這就是求學的時期。我狠願大學中研究文學及文學史的少年學生，常常練習編著文學史的一切方法，熟識一切手續的操作，學著編製書目考據，搜考作品的年月日，檢查作品的印本，引用傑作原稿中的一部分，或一段落，探討作品的來源，考證作品的影響，解釋文學運動的種種原由，辨別一種混合作品中的種種成分，然後試為部分的「綜論」與「解釋」就是在這種「綜論」與「解釋」中，通俗宣傳的事業方能根據知識，保存他的正確。經過這樣的訓練，這般文學史的研究者便按着他們的意志與能力，於人世中去從事工作，他們既已做過種種研討的服務，他們或許知道怎樣造就文學的知識，又如何應用這種知識。假使他們不在大學裏學着怎樣造就文學的知識，又如何應用這種知識，(特別是第一項)他們又在何處何時可以學得這兩種知識呢?

通俗宣傳者與作綜合論者如能養成，並保存時時從研討中去解決問題的習慣，有時如能再做考證的評論，或刊單行本的預備，那就狠好，於是考證家復自作綜合，為公衆的演講。這類變換的練習，養成學生敏銳與沈毅的精神，禁止他們自相輕視自相侮辱的風尚，豫防這一類破壞分工的殘酷舉動，(理知的工作裏亦復難免這破壞分工的舉動)，於是那一般浮華輕佻的批評專家，乃不能再成為後生的模範了。

(注一) Langlois 法國近代文學批評家之一

＊　　＊　　＊　　＊

有許多文學批評家深恐「方法」有以阻碍天才，於是每每情感妄動，大發議論，好像他們是賦有個人的特殊權利一般，他們否認審度的精密工作，與勞苦的考據，他們所要的祗是思想。

讓他們平心靜氣的考察一番，「考據」並不是目的，祗是手段。審度

的記錄，祇不過是擴張知識的器具，抵抗記憶力之不眞確的保證，至於目的，也是在審度的記錄以外。沒有一種方法不借重於精密的工作，也沒有一種精密的工作，不是相當的增進勞工者之才知。我們也是一樣的須要思想，但是我們祇須要眞確的思想。

於是一切精神的感覺，分析，或讚賞之固有的活動，都存在於精確的方法應用之中，思想的發明和功用，儘可自由的活動，我們並不限止任何種才知的能力，或任何種才知的富裕，然而我們旣須要眞確的思想，我們不得不求證據，不得不加審查。我們要求文學批評家引用良好的材料，我們要求他盡心竭力的去研究他所要解釋的事物，如其缺少這一類的證據審查，批評的材料，與精確的知識，我們不僅祇是橫加天才以虛幻的空想，而我們竟接受這種空想以爲定論。我們要竭力的控制這類的空想，自不純粹的成分中抽出良好的材料，於是忍耐的硏究家便犧牲終生以探討眞理，求出那曾經爲世人所忽視的天才之藝術。

我們不僅是不限止發明力的活動，我們還要加倍的提倡，我們有的是一個嶄新而廣大的活動界域。創造思想還不算甚麼，我們還應該創造方法。世間沒有一種用之而皆準的方法，有些主要的原則，雖是如此的成立了，然而每一特殊的問題，祇能根據他內容的性質與困難之點，適用一種特殊的方法，以爲解決。問題自身發生不出什麼疑難，發問的思想往往是與答案的意見表現相等的才知。啟發應用於問題及方法之創造的想像，不僅祇是求得解決就罷了，我們還要擴張想像的界域，以啟發活動的無限可能。我們那般天才的批評家，儘可以舒閒安靜怡然自得然而我們決不輕輕放過他們，如其他們缺少方法的訓練。

但是究竟可値得在文學的硏究中去搜討眞理呢？有許多人都對於這個問題懷疑，我狠滿意孟代婓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如其我們不必定要

尋覓眞理的，至少探討眞理也是我們的事業。假使我們的努力中除興趣以外，如不帶有與眞理接近的精神，這種加他人作品以批評的職業，也就難有價值。特別是大學中的文學教授，如其我們每人祇是教授虛幻的空想，與武斷的議論，所教授的祇是些「欺罔」與「詐僞」。往往有文學作品的某部分是不可以言語敎授的，我們祇能對學生說：請你們自己誦閱，自己感覺細心體會這位作家，我們不願將自己的感動作用，以代替你們自己的感動作用，但是我們祇敎授你們所謂科學的材料。我們將以相對的，不完備的，但是簡明的，可以控制的眞理之運用，交與你們——如歷史，語言學，美學，文體學，音韻學等——一切思想皆有恃於一種眞確的知識，這些思想，或許是與他人的相同，也祇有這些思想能給你們些方法，以選擇修正，豐富你們的印象，以擴張你們的眼光，在我們常常誦閱的傑作中，深沉的多考察些事物。我們將指示你們如何去求這種眞確的知識，如其我們果有興趣，或者至少也知道這是值得如此。我們將使你們日求進於這種知識進步的境遇之中，使你們既不輕視，復不誇贊這種知識而又受用。

從別一方面看來，如今已經可以看出一百年來那些從事輸入科學知識的堅確性於文學思想之中的人，雖是免不了許多幻像與「謬誤」，然而究竟沒有虛費心力。聖脫叛佛，戴勒，百呂悌也爾以及其他從事於紀錄的，或博士論文的，或投稿於雜誌作精密的批評論文的種種作家，何嘗耗費他們的時間而無所得，文學知識的基礎已經是堅確的立定了。若干作家的小傳，業已經人修正；無數的年代考據，業已經人確定；一切研究來源，影響詩體變化的種種問題，業已經人解釋；至少也經人提出來辨難；文學的或情緒的偉大潮流之本源構造與趨向，文學作品的風格與種類，都已用比較更的精確的方法，經人加以搜考。沒有一件事業是已告終了的，一切都

在進行中，每年却有許多考據家，做了好些驗記錄，並預備了些經過審察的材料，以供給思想發明家之採用，從前那些以浮誇之才知厥世而自豪的人將不能再得我們的同情，以寬恕其驕惰的愚昧。

不錯最眞確的成績是從最簡約的問題中求出來的，而所謂確實性又將視普通的泛論以爲標準，泛論愈推遠則確實性愈失其力量，這是我在前段已經說過的了。無論在那一種科學裏，都有這個同樣的情形，然而無論如何，造屋必自基礎着手，等到眞確的知識日漸增進，日漸加高，於是乃能直達於解決複雜而廣博的問題。

名著作家的天才之解釋，對於傑作的構造及著作之意見，已經是明確的了，有些在某種程度上看來，業已成爲定論。然而常常還有許多未經認識的成分在孟代學與巴司伽爾，在巴脊哀與羅騷，在伜爾代爾與蝦多百里昂(註一)以及其他許多作家的著作中，將來儘可以發見他們著作中互相反對的成分與未曾認識的成分，但是我們不該隨着最近數年文學研究的運動亂跑，竟致於毫不注意於下列數點——他們爭辨的境界日見其狹小，捏造的科學範圍與變化無端的論調倒日見其推廣，因此而活動的自由竟被減削。他們因愚昧而不求逃免，竟致從事於怪僻之遊戲，而與流連忘返之誘惑者携手爲歡。他們以爲將來必有一日自能了解作品的意義，內容，與解釋，別人對於他們的善意或惡意將復不起爭辨，這就是說對於他們情感的描寫，不復置辨，但是我相信在這一點上，爭辨之增加將無已時！

現在有許多研究家祗是對過去作無限的憂慮，又有許多比較熱忱的研究家專用猛進的態度去工作，又不能完全化除他們主觀的考證。他們如今正在預備歷史家與批評家的良好事業，自由思想者，新敎徒，舊敎徒，以及其他的信徒之中很有許多人而且數目日漸增加，他們以爲研究文學的

工作好像是一種有規律的訓練，並且從事於應用精確的方法，如其我們在他們的著作中，可以覺得他們的情感作用，至少我們也能發見些客觀的與考據的知識，就他們議論的誠意上看來，往往容易分辨他們所信仰的與所證實的事物。

最後，我們要知道歷史的精神與批評的方法是互相和協的，這又是我們注重我們的研究，以受科學活動的利益之一點。我們曉得科學的活動中，含有精神的一致之原則。世間沒有什麼國家的科學，科學是屬於全人類的。但是科學旣要構成全人類之精神的一致，於是科學也要竭力保存，或修整各民族之精神的一致，因爲科學雖無所謂德國的或法國的，而係各國所共同享有的。然而科學至少也有不同的派別，如所謂專制黨的，或共和黨的科學，舊教徒或社會主義的科學，凡屬賦有科學精神而同一國的人，也承認他們國家的精神一致，因爲共同訓練的容納作用可以溝通所有一切殊異的派別，與不同的信仰。領導我們盡忠於這種訓練的成績之容納作用，根據眞理而造成一種堅實的界域，以便自東南西北四方的人都到這兒來集合。自方法中規定的神聖裁判之容納作用，可以免去爭辨的無謂痛苦，並且供給方法，以免却這類的爭辨。無庸否認任何人的個人思想，而人自互相了解，互相妥協，於是乃有互相尊重的敬意與同情心，武斷派的，空想派的，或情感的種種批評，雖是各立門戶，然而文學史是聯合而爲一致的。如同科學一樣，其中自有一種奮興的精神，文學史也將成爲一種中間，以便自相分裂或互相反抗之同國的人民，互相接近，所以我敢說我們不僅祇是爲眞理爲人道而工作，我們也是爲了國家而工作。

（註一）Chateaubriand (1768—1848) 十九世紀前五十年中之法國文學家，繼承盧騷之後而爲羅曼主義的文學之先驅者。　　（完）

青春的夢(三幕劇)

張聞天

登場人物：

許明心

許國卿(明心父，年約四十歲之紳士)

許太太(明心母)

王秀貞(明心妻)

章子固

汪芝泉

陳文(師範學生，年約十九歲)

徐蘭芳

徐太太(蘭芳母)

芳子(明心女)

僕婢數人

地點：浙江省杭州。

時間：一九二一年的春季。

第一幕

佈景：杭州西湖邊一中產人家的客廳。廳後面有一排玻璃窗可以望見西湖全景。其時正當上午八點多鐘。湖上的朝氣還沒有全散，像怕羞的新嫁娘籠罩在面紗下面似的。湖平如鏡，白堤楊柳，倒映水中。太陽光漸漸強烈起來，把廳內曬得非常和暖。

幕啟後王秀貞與許太太正閒談着。王秀貞弄着針線，許太太撫摩着芳子。

太太　氣候眞變得快，三月裏的太陽光已經這樣熱了。

秀貞　是的，娘娘。

太太　少奶奶，昨天爸爸不是接到明心從上海發來的快信說他乘昨晚的晚車回來嗎？

秀貞　（興奮狀，但是抑制着不露）爸爸沒有向我說——如果乘晚車，現在應該來了。

太太　晚車什麼時候到？

秀貞　八點鐘。

太太　現在已經九點過了。

秀貞　是的，娘娘。

太太　他爲什麼喜歡坐那樣晚的晚車，不怕受寒嗎？

秀貞　他從前在南京讀書的時候也是這樣。他曾經對我說，晚車上的乘客都歡喜睡，所以車上比較白天要清靜，并且夜景也好看些。

太太　他的性情總是奇奇怪怪的。

秀貞　是的，娘娘。

芳子　娘，肚子餓。

太太　找劉媽買幾個燒賣來吃。

芳子　（從許太太膝上下來）我去買。娘，錢呢？

太太　你拿三個銅子去吧。

秀貞　芳兒，你找劉媽同去。

芳子　哦。

太太　（望着芳子走出）芳兒不知道還認不認得她的爸爸？他出門時一歲還沒有到。

秀貞　不過九個月。

太太　一出去就兩年多，我恐怕她爸爸也不認得她了。

秀貞　但是，他這幾年，在外面做什麼？

太太　我不大詳細。

秀貞　我想爸爸一定知道。他不是常常有信來嗎？

太太　他雖有信來，但只是潦潦草草的幾句。——聽說第一年他同幾個朋友到東洋去了。

秀貞　隔壁張媽媽和我說，東洋女子都是不好的。

太太　張媽媽那裏會知道？

秀貞　張媽媽聽到她兒子說的。

太太　她兒子怎樣會知道？

秀貞　張媽媽的兒子向來在上海虹口做裁縫生意。她說她兒子對她說虹口東洋人很多，那裏的東洋女人都不好！

太太　我也聽得人家這樣說過，但是究竟怎樣，我們不知道。

秀貞　我想張媽媽的兒子，一定不會欺騙張媽媽的。

太太　明心向來不大歡喜女人。

秀貞　但是上個月爸爸到上海去，他說他看見在他房間裏，有幾個女學生打扮的女人在那裏和他講話。她們看見了爸爸還立起來向爸爸行禮哩。

太太　現在的女子不比從前了，尤其是女學堂裏出來的女學生。

秀貞　男子的心是最容易變的。 那班人如果是女學生倒也罷了，我恐怕是假裝女學生騙人的哩！

太太　明心年紀雖不大，但是他在外邊看得多，女學生的眞假他一定看得出來。

秀貞　那末，這些女學生在他那裏做什麼？

太太　或者有什麼事。

秀貞　女人和男人在一起，還有什麼別的事！

<u>太太</u>　他們的事情我們守在家裏的人怎麼會知道?

<u>秀貞</u>　他從東洋回來後,常常在上海做什麼?

<u>太太</u>　聽說他自己在讀書。我不曉得他還在讀什麼書。

<u>秀貞</u>　他的錢那裏來的?

<u>太太</u>　聽說靠翻譯。

<u>秀貞</u>　每月可以賺多少?

<u>太太</u>　不曉得。上次你父親去問他,他說只够自己吃用。

<u>秀貞</u>　爸爸送他讀了十幾年書,花了整千的大洋錢,滿望他找幾個錢回來,現在這樣····

<u>太太</u>　或者他還沒有尋到事體做。

<u>秀貞</u>　張家孀孀從前對我說,日本留學生至少每月可以賺到一百多塊錢。我曉得他的錢一定用到那些女人身上去了。

<u>太太</u>　關於錢的事我也有點疑心。讀了那麼多年的書,賺的錢只够自己一個人用!

<u>秀貞</u>　他的錢一定用到女人身上去了。娘娘,他既尋不到多的錢,爲什麼還在外邊住?

<u>太太</u>　我不曉得。

<u>秀貞</u>　我曉得他被女人纏昏了。

<u>太太</u>　唉!我們從前叫他出去讀書的目的,也不過想要他多賺幾個錢,因爲我們看見讀書人總比較的容易賺錢。比如王家的大兒子,自從美國回來後,每月要賺到三百多塊錢。現在他們一家都搬到上海住,聽說還用了好幾個用人享福,有時還坐汽車吃大菜!像他們眞是有福氣!

<u>秀貞</u>　他的錢一定用到女人身上去了。娘娘,張孀孀的兒子每月不過賺

到十五塊錢，但他每個月還要寄十塊回來給他母親。像他這樣可以賺一百多塊錢的人，一個錢都拿不回來！

太太　我也有些不懂。

秀貞　爸爸上次不問他嗎？

太太　他說他找到的一點錢都買書去了。

秀貞　買書要用多少錢？我們家裏的兄弟，從前讀書，每年花不到一塊錢。

太太　聽說外國書的價錢很貴，每本要幾塊錢。

秀貞　那樣貴的書買他做什麽？我曉得他是騙爸爸的。

太太　不過出門人的用途，有許多我們是不知道的。比如李家的兒子在洋行裏辦事，每月有一二百塊錢進款，但也沒有錢拿回來。

秀貞　李家那個哥哥雖沒有錢拿回來，但是每年總回家幾次。爺娘看着兒子回來雖沒有帶錢，也是高興的。像他一出去就不想回來了！

太太　是的，這一次回來，我要勸勸他。他這樣下去不是了局，况且我們還只有一個芳兒，一個女孩子！

（芳子手裏拿着燒賣上。女僕跟在後面。）

芳子　娘．．．．我買來．．．．

太太　芳兒，到奶奶（祖母）這裏來。

秀貞　芳兒，到奶奶（祖母）那裏去。

女僕　太太，少奶奶，早飯已經預備好了。

太太　我們等少爺回來一同吃。

女僕　太太，少爺今天要回來？

太太　是的。

女僕　什麽時候？

太太　就在這一刻。

女僕　那末我到外面望去。

太太　好，你去望一下吧，他應該來了。

（女僕出。太太問着芳子）

太太　芳兒，你還記得你的爸爸嗎？

芳子　爸爸！（吃着她手裏的饅頭。）

秀貞　芳兒，就是我常常向你說的你那爸爸。

芳子　娘說爸爸····要哭的····

秀貞　芳兒！

太太　可憐！——今天你的爸爸要回來了。

芳子　爸爸來····

太太　是的，劉媽已經出去接了。

芳子　我也接爸爸····（向外面跑。）

太太　你立在門口望一下就回來。

秀貞　不要跑到街上去。（望芳子出）我恐怕芳兒看見了他，不認識。

太太　小孩子總是好奇的。

（許國卿上。）

秀貞　爸爸，你早上好？

國卿　是的。——明兒還沒有到？

太太　沒有。

國卿　不曉得他又跑到那裏去了，現在已經九點半。我剛才到外邊望了一下，沒有看見他的影子。——或者他還在路上。

太太　你也去望過嗎？

國卿　是的。

秀貞　爸爸娘娘這樣愛他，但是他似乎一點也想不到爸爸娘娘。（側向太太）娘娘，他回來時，你叫爸爸敎訓敎訓他。

太太　（同一姿勢）那自然的。

國卿　明兒信上說他和幾個朋友一同來的，或者他和朋友們去玩了，也說不定。

太太　他看見了家，總是不大高興似的。他不曉得他家裏的人怎樣望着他。

國卿　年青人總是心猿意馬似的。

太太　他今年已經二十二歲，女兒也已經三歲，還是那樣，眞使我們替他擔憂。

國卿　怎麽不是？

太太　你應該敎訓敎訓他。

國卿　他因爲多讀了一點外國書，所以我有時和他說話，他總是縐着眉頭似乎不大要聽的樣子。——我有時聽他同他的朋友說的話，我檢直一點也不懂。

太太　你曾經勸告過他嗎？

國卿　怎麽不！

秀貞　前次爸爸到上海，在他房間裏看見幾個女學生和他談話，這件事當眞嗎？

國卿　是的。他們看見了我，還對我行禮并且喊我做許先生哩？

太太　你怎樣稱呼她們？

國卿　我反而非常難爲情，覺得手脚不好怎樣放似的。後來明兒覺察了，不知道向她們說了幾句什麽話，她們出去了。我方才抽了一口氣。

秀貞　那些老面皮的女人！

太太　明兒這樣，外邊的人不是要說嗎？

國卿　外邊關於他的謠言，已經很多。

太太　什麼謠言？

國卿　說他在外面，行爲很不正當。

秀貞　不是被我猜到了？（暗暗拭着淚。）

太太　你看見了他，應該好好懲戒懲戒他。

國卿　他又不是孩子，叫我用什麼法子去懲戒他！說起來他反比我曉得的多。

秀貞　難道他不怕父親嗎？

太太　總之我們不應該送他讀書去的。

秀貞　叫他以後不要出去了，橫豎他找不到錢回來。

國卿　我們有什麼法子叫他不出去？

太太　你要拿出父親的身分，父親的架子。父親的命令是不可違背的。你有什麼話，他敢不從？他不從的時候，鄰舍親戚與族中長輩都會來責罰他，難道他不怕？

國卿　你不曉得他的脾氣！

太太　沒出息的孩子，這樣要在外邊得到好名聲像王家大兒子那樣，還有希望？

秀貞　爸爸，無論如何，叫他不要再出去了。

（女僕與芳子奔跑上。）

女僕　少爺來了。

芳子　少爺來了。（衆人笑。）

秀貞　芳兒，是你的爸爸。

<u>芳子</u>　（跳躍着）爸爸來了。

<u>女僕</u>　他們一共有四個人。還有三個人送少爺到了門口，和少爺說了幾句話，去了。

（<u>許明心</u>面色蒼白，滿面愁容挾皮夾一只上。）

<u>明心</u>　爸爸，娘娘・・・・

（<u>秀貞</u>起立。明心略略點頭但大家沒有話說。<u>芳子</u>抱着她母親的腿，希奇地望着明心。）

<u>國卿</u>　明兒。

<u>太太</u>　明兒。（驚訝）你一向在外邊，身體好？

<u>明心</u>　很好，娘娘。

<u>太太</u>　但是你的面色這樣難看。

<u>明心</u>　不，沒有什麼，娘娘。

<u>太太</u>　但是你的面色這樣沒有血色。

<u>明心</u>　那是坐了夜車的緣故。

<u>太太</u>　芳兒，到你爸爸那裏去。

<u>秀貞</u>　（推着芳子）那是你的爸爸，去叫爸爸抱。（芳子不肯。）

<u>國卿</u>　她怕生。

<u>明心</u>　這是芳子嗎？長得這樣快，我差不多不認識她了。（拍着手）芳兒來，讓爸爸來抱你。（芳兒仍不肯。明心自言自語地）哦！光陰眞是過得快！

<u>太太</u>　你離開家裏已經兩年多。

<u>明心</u>　兩年多？

<u>太太</u>　是的，你不覺得嗎？

<u>明心</u>　我沒有覺得，我覺得一切都是昨天的事。

<u>秀貞</u>　希望你回來的人就覺得長了。

明心　你們希望我回來做什麼?

太太　做父母的誰不希望兒子,做妻子的誰不希望丈夫?

明心　是的,娘娘,我真對不起。

國卿　閒話不要多說了。你的三個朋友爲什麼不進來坐一下?

明心　他們說恐怕攪擾我們。

太太　太客氣了。

明心　他們是我的老朋友,不大客氣的。

國卿　他們姓什麼?

明心　一個姓章,一個姓汪,一個姓陳。章汪兩個是和我一陣從上海來的。姓陳的那一個,是這裏第一師範裏的學生。他到火車站上來接我們的。

國卿　他們現在到那裏去了?

明心　找旅館去了?

國卿　什麼旅館?

明心　大概是湖濱旅館。

太太　湖濱旅館離開這裏很近。

明心　是的。

太太　明兒,你肚子餓嗎?

明心　不,我們已經吃了早飯。

太太　那裏吃的?

明心　飯館裏吃的。

太太　我們等你吃早飯呢!劉媽,你去把稀飯重新煮熱一下,隔了好久恐怕已經冷了。

女僕　知道了。(下。)

太太　明兒,你在這兩年內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我們眞是想念你得什麼似的,尤其是你的妻子。

秀貞　娘娘····

明心　(望着他的妻子)我眞對不起你們。——這兩年內我沒有做什麼,忙忙碌碌不覺得兩年就過去了。是的,你們是知道的,一年是在日本,一年是在上海。

太太　日本就是東洋?

明心　是的,娘娘。

太太　聽說東洋女人都是很浮蕩的。

明心　不,沒有這話,誰向你們這樣說的?

秀貞　隔壁張嬸嬸的兒子向張嬸嬸說的。

明心　張嬸嬸的兒子到過日本嗎?

太太　不,他不過說上海的東洋女人。

明心　哦,原來如此。這也許是不錯的。但是因爲看見了一部分賣淫的日本婦人,就斷定日本婦人都是淫蕩的,等於外國人看見了上海小東門的野雞,說中國婦人都是淫蕩的一樣,這能通嗎?

(女僕上。)

女僕　少奶奶,徐家小姐聽說少爺回來了,要進來望望他。現在等在門外。

秀貞　(不高興地)請她進來吧。(女僕下。)——徐家妹妹眞好笑。

明心　(急着問)誰是徐小姐?

國卿　你不記得嗎?

太太　就是從前小時和你一同念過書的徐蘭芳。

明心　(想了一下,面上顯活動之色)哦,我想起來了,原來是她。我記心眞不

好，連她都會忘記的。

秀貞　（冷淡而且輕聲地）徐家妹妹眞好笑。（抱起芳子。吻着她的面。）

明心　她現在還在讀書？

國卿　聽說今年暑假可以在南京一個什麽女子大學畢業了。

太太　今年年底就要出嫁了。

明心　今年就要出嫁？

太太　是的，送女孩子讀書，眞不上算，一等到讀得差不多可以賺錢或是可以幫助幫助家裏的人的時候，就要抬到別人家裏去。徐家不知道中了什麽讀書迷，花了這麽許多錢送一個女孩子讀書。

秀貞　娘娘，但是我們不讀書也不好。

國卿　什麽不好？『女子無才便是德，』自古以來就是不贊成女子讀書的。女子的職務不過在治家，管理小孩子，什麽國家大事是用不着曉得的。

明心　但是，爸爸，時代已經變了。（顯出不願辯論的神氣）——徐家妹妹幾時出嫁？

太太　今年冬天。

（徐蘭芳年二十歲，全身係時髦女學生裝束，容貌甚美麗，目光閃動有神，滿面堆着笑容上。）

秀貞　徐妹妹，你來了嗎？（冷淡地說。）

蘭芳　是的，嫂嫂。（望着國卿等）大伯大嬸等都好？

國卿太太　是的，你也好，小姐？請坐。

秀貞　這位就是你常常說起的明心哥哥。（略帶譏笑神情）

蘭芳　（望着明心。明心想上前握手，但終又中止。）哦，明心哥，我差不多不認識你了。

明心　(笑着)我也是。蘭芳妹,我們不見面已經好多年了。

蘭芳　是的,我在上海的時候,你在蘇州,我到了蘇州,你到南京,我到了南京,你又到日本去了。

明心　是的,這是我們大家的不幸。

蘭芳　是的。——我在學校裏的時候,在各種新出版的雜誌上常常看到你做的詩文,佩服得怎麽似的。所以我常常想見了你和你暢談,那曉得事情會這樣不湊巧的!

明心　你也歡喜看新出版的雜誌嗎?

蘭芳　當然的,在那些書上,好的作品雖不多,但至少有一二篇是可以激動我們的熱血或是使我們下淚的。

明心　是的,新雜誌中間也常常有好的東西,只要自己知道去找。——但是你曾經看見我的那幾篇呢?

蘭芳　論文中間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一篇被人家罵爲不道德的新中國的婦女。詩中間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一首別離的晚上。

(國卿挿入。太太,秀貞,芳子都好奇地望着。)

國卿　明兒,你也會做詩?

蘭芳　明哥哥做得很好的詩哩。

國卿　你從前是不會做的。

明心　老詩我現在還是不會做。

國卿　哦,就是那種長長短短的什麽白話詩嗎?

蘭芳　是的,大伯。

國卿　那也可以算得詩?詩第一要講韻,并且句子的長短要整齊不亂。那樣長長短短沒有韻的也可算得詩?

蘭芳　伯父,你的話已經陳舊了。你知道詩的要素,就是詩意,其次是

形式。形式不過是表示這種詩意的工具。如其一種形式不能完全或是自由表示詩意時，我們就應得抛去他。因爲形式是爲了詩意，不是詩意爲了形式。詩意是活動的，形式是死板的。所以‥

國卿　(茫然)‥‥

明心　(作不贊成辯論的樣子)蘭妹，你不必和我父親辯論。他老人家向來沒有看過新出版的書籍，這些新意義當然不知道。

太太　(向國卿笑着)你也聽不懂他們的話了，我們不識字的當然更不懂。

秀貞　(放下芳子)芳兒，你出去找美姑頑去，不要在這裏可憐兒似的。

(芳子出。但到門口後，還望着明心。)

明心　芳兒，到爸爸這裏來。(芳子逃出。)

太太　芳兒還怕生。

秀貞　不曉得她幾時會熟悉?(她和太太互談着。)

明心　你以爲那一篇論文和那一首詩都好嗎?

蘭芳　是的。我覺得新中國的婦女都應該像你所說的，不顧一切赤裸裸地去發展自己的生命。我們女子受社會的束縛已經够了，這是我們覺醒的時候了。‥‥是的，要人生有興趣，非打破這些圈套不可!明心哥，我讀了你那篇論文，我的血都湧了起來，在那時一切圈套似乎都在我的眼睛前消滅了。

明心　(得意狀)有這樣的效力嗎?那末那一首詩呢?

蘭芳　那一首詩和那篇文完全不同，我讀了之後，覺得我的周圍都被黯澹的悲哀的空氣鎖住了。如像那一句:

『嗚咽着的月光，

慢慢地走到那

黑夜裏張大了眼睛的人的床上‥‥』

這種情調我總覺得太悲哀了。我們和新中國的婦女那樣一篇熱烈的文字對照起來，檢直不相信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

明心　是的・・・・但是最能悲哀的人就是最能奮激的人。進一步說來，悲哀就是向着自己內心的一種奮激！悲哀與奮激不過是一件東西的兩面。

蘭芳　是的，可見得你是悲哀的過來人。但是那一首詩你似乎失意後做的。

明心　（顯出頹喪的樣子）蘭妹，我不知道，那些事情，我現在髣髣髴髴的記不起來了。

（女僕上。）

女僕　老爺，太太，少爺，少奶奶，小姐，早飯已經開了好久，快請吃去，吃好了就好預備燒午飯。

國卿　好，我們就去吧。（急着要走）我已經很餓。

太太　明兒，少奶奶，還有徐家妹妹都來吃點吧。

明心　娘娘，我已經不能再吃。

蘭芳　（同時說）大媽，我是吃了早飯來的，謝謝。

秀貞　蘭妹妹，不要客氣，去吃一點吧。

蘭芳　嫂嫂，我一點也不客氣，我眞的吃過了。我到這裏來還有什麼客氣？

太太　那末，明兒再去吃一點。

明心　不，娘娘，我和幾個朋友在飯館裏已經吃的很飽，現在實在吃不下去了。

國卿　他們既然這樣，我們就自己去吃吧。（急着要走。）

秀貞　蘭妹妹何不陪我們一同去呢！

太太　那末，明兒也一同來吧，你不要吃，在食堂裏坐坐就是了。我們有許多話要和你講。

明心　蘭妹可以和我在這裏閒談談，你們快快去吃吧，時候已經不早。

秀貞　（要說什麼而又不敢說）．．．．

太太　那末，徐小姐，我們失陪了。

蘭芳　大媽，不必客氣。

（國卿，太太，秀貞等魚貫而出。明心凝望着蘭芳不做聲，蘭芳似乎不好意思似的，僅翻着桌上的一本書。）

好，我們現在繼續講我們的話吧。——明心哥，你在外面的經歷，可以講給我聽聽嗎？

明心　你要知道那些事情嗎？那是怎樣的悲哀的事情呵！

蘭芳　（仍舊翻弄着書）但是我希望你能告訴我。

明心　（仍望着她。）．．．．牠們現在在我的心裏像薄霧般瀰漫着，我不想去把牠們凝結成一點一點的露珠。你知道喚起失意的經驗需要一種努力，這在我現在這種狀況之下是不可能的。（聲音變低，如在沈思。）．．．．那是不可能的。

蘭芳　明哥哥，請你不要把我當做外人，老實和我說話吧。

明心　老實和你說話！是的，我應該老實和你說話——但是要我談那些過去的記憶，我却有些不敢，因爲那不過是一些笑話，一些把戲你聽了也不會和我表同情的。

蘭芳　爲什麼？（放下書仰起頭望着明心）難道我會譏笑你失意的過去嗎？你的過去是失意的，我看着你的詩就會知道。

明心　社會上多冷酷的人，只是譏笑，在我算不得什麼！

蘭芳　但是那不是我。

明心　當然我不相信你是那樣的人。

蘭芳　那末你爲什麽不和我說呢？你以爲我不能表同情於你嗎？

明心　不是，不是。唔，蘭妹，你現在不要問我那個了——我以後會把他通通告訴你——但是現在却不能。蘭妹，請你恕了我吧，在現在。

蘭芳　那當然可以的。

（略頓。）

明心　（有意轉變談話的方向）聽說今年暑假，你就要在南京女子大學畢業了，不知是眞的嗎？

蘭芳　是的，今年暑假就可畢業。

明心　畢業後你預備做什麽？

蘭芳　我現在一點也不知道。我覺得距畢業期愈近，我的知識學問愈是空空然。明心哥，我不知道爲什麽讀了這麽許多年的書還是這樣一種情景？

明心　這是你自己的虛心。

蘭芳　是實情，並不是虛心，——所以我想畢業後還是繼續讀書。沒有學堂，我就自修。明心哥，我想你一定能够做我的指導員。

明心　我曉得些甚麽？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什麽。當然我們做共同的研究功夫，自然是可以的。

（廳後太太喊芳兒的聲音。）

太太的聲音　芳兒，來，快快把襪子放下，到你爸爸那裏去。

秀貞的聲音　我不曉得他們倆人在說些什麽？

太太的聲音　我們也到廳上去吧。

（太太上，隨後芳子與秀貞亦上。）

蘭芳　唔，大媽來了！我們等的正急。

太太　你們倆人剛才講了些什麼？

明心　我們談了些學校裏的事情。

秀貞　蘭妹，你們學校裏放幾天春假？

蘭芳　三星期。（計算着）啊，兩星期差不多已經過去了。還有一星期我就要回南京。

明心　只有一星期了？

蘭芳　是的。但是你呢？你預備在家裏住多久？

（秀貞的眼睛望着太太，太太似乎會意了。不等明心開口就說：）

太太　明兒這次回來後，依我看來，如其上海沒有事做還是住在杭州好。我看，如果要讀書，杭州比上海要好得多，空氣也好，地方也好。要讀書還是在杭州，并且生活費用也比上海便宜——在家裏也用不到什麼錢。

秀貞　這樣，翻譯得來的錢，可以買別的東西了。（看着芳子。）

明心　我也只能住一星期。最好蘭妹到南京去時，我和她一同到上海。

太太　明兒，你爲什麼總是這樣急急忙忙的。

秀貞　況且蘭妹妹也用不到你送。

蘭芳　我以爲明哥哥在家裏多住幾天好，——你是這樣難得回來的。

明心　（顯出絕望的悲哀，然而他的一雙眼睛却望着芳子。芳子祇對她的母親望着。略頓。）

——我在上海有許多事要做，我決不能久留在家裏。我決不能，我決不能，娘娘。

（秀貞只是悲哀地望着芳子。芳子抱着她的雙膝。略頓。）

蘭妹，你一星期後和我一同去吧。

蘭芳　我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大媽，嫂嫂都不會放你去。我也以爲你最好不要去。

太太　蘭小姐的話是不差的。自從你離開這裏，已經有兩年了，現在只住一星期出去，成什麽話！

（此時秀貞的眼睛有些紅。眼眶中已有眼淚充滿着。因爲在衆人面前不敢哭，所以只帶着芳子憤憤地出去了。）

（她望着秀貞的影子。）

你不想想你的妻子，她爲了你不知道落了多少眼淚，擔了多少心。

明心　我知道她的苦處，但是我沒有辦法。蘭妹，你看我有什麽辦法嗎？

（蘭芳不答，略頷。）

太太　照道理講來，你應該留在家裏。

明心　依據那一種道理？爲什麽我應該留在家裏？

太太　不論從那一條道理講來，你都應該留在家裏。──這是你的義務。

明心　道理又是義務──義務又是道理──我不懂，娘娘。

太太　（氣憤地）你不懂？枉讀了這麽許多年的書。你知道你對於爹娘有兒子的義務，你對於妻子有丈夫的義務，你對於女兒有父親的義務嗎？不知道？這是和太陽一樣明白的。蘭小姐，你看是嗎？

（蘭芳不答。）

因爲你有這許多義務，所以你應該留在家裏。

明心　（悲哀而又憤激）我有那麽許多義務？哦，我向來沒有知道牠們呀！現在我知道了，牠們如像無數的重擔壓倒在我的身上。但是我沒有負這些重擔的氣力呀！牠們將壓倒我，如像壓倒一隻負重的牛。我不能，我不能，娘娘！

太太　只要你住在家裏，算什麽大不了的事？明兒，你的話也太惹人笑了。

（蘭芳可憐地望着明心，但沒有插話的機會。）

明心　娘娘，我不能，我不能住在家裏。我是自由慣了的人，我是一隻曠野的飛鳥，永遠在無盡藏的大空中翺翔着；我情願如像一隻寒鴉啄着暮煙，我不情願被禁固在黃金的宮內，豐衣足食。

太太　自由，自由！講了自由就不要爹娘，不要妻子，不要女兒！枉讀了這麽許多年的書！

明心　（自言自語地）讀書是叫人自由的。（恢復原來的聲音，）娘娘，我們現在不必去辯論那個了。我在杭州至少要住一星期，在這時期內我們還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商量這個問題。

太太　（語氣變成慈祥）只要你肯聽娘的話就對了。

（女僕上。）

女僕　（在側門旁）太太，芳小姐在找你，奶奶在落眼淚，你快去吧！

太太　唉，這樣叫我做娘的怎樣辦好呢？劉媽，我就要來了。

（劉媽下。）

（向明心又向蘭芳。）那末蘭小姐在這裏和明哥哥坐一下吧，今天可以不必回去，在我們這裏吃便飯好了。

蘭芳　不要，大媽。娘娘要我回去吃飯的，我不久就要去了。

太太　在這裏吃飯，不要客氣。（徐徐下。）

（稍頓。）

明心　唉！

蘭芳　明哥哥，你覺得怎樣？

明心　我祇覺到一種無形的壓迫，一種無形的威脅。（走到窗子前，把後面的窗子打開了兩扇，對外面熱烈的陽光深深的抽了長口氣）哦，四月的春天呀！（側向蘭芳）蘭妹，我們到外面走走吧。這樣的春天却在家裏談這些

義務問題！（堅決地。）蘭妹，我們去，去到大自然的中間找求陶醉吧。蘭妹，你不是說你在這裏還有一星期嗎？

蘭芳　是的，明哥哥。

明心　（興奮地）好，那末我們總要把一星期過得像一天，但是想起來像一年一樣。你看（指點着西湖）春天的西湖的酒，已經預備着我們去痛飲了。哦，蘇堤上紅得像火焰一般的桃花，那燃燒一切青年人的血的紅色的火焰！西湖，西湖，怎樣好聽的一個名詞！兩年來不看見她，心中發生了怎樣的懷念呀！就是在日本的山上，鎌倉的海邊，（蘭妹，那是日本的名勝，凡遊日本的人都是要去的，）我還是時時刻刻想起我們的西湖。想起我們的西湖，我的心怎樣跳動着呀？（雙眼茫然地現出想像的努力，他的背靠在窗檻上，他的面向着蘭芳。蘭芳也茫然地望着他。）哦，哦！試想像那在湖面上盪船的一刻！那時夕陽掛在西邊山上戀着西湖不肯下去，彷彿吐出萬丈溫柔的情絲，吻着她似的。我們在這溫柔的情絲中間飄盪着，感覺着他們最後的接吻的心的跳躍與心的戰慄。夕陽散後，一陣一陣的晚風，那充滿了花香的和風，輕拍着我們的頭髮與臉面。我們那時像睡在情人懷裏一樣，一切煩惱都忘記了，在心中存留着的只有一種感激的愉快。哦！想起那個！

在這談話的期間，蘭芳的面上現出一種活潑的想像的快樂的美。她已經忘記了她自己，她覺得她所浮遊着的是美的世界。）

蘭芳　哦！····還有呢？

明心　我還想起寶叔塔近旁的那座亭子，在那裏望錢塘江如像束髮的絲帶，望西湖如像一面大鏡子。我想西子雖是死了，但是在她的大鏡子中間却永遠反映着她的美麗，在她的帶上却永遠放射出

她的芬芳。

蘭芳　哦，怎樣美麗的想像力呵！

明心　但是當我想起了那亭子後面的竹林時！那竹林，是的，那竹林，(他空想的眼睛張得更大，像要直探到那記憶的叢林中去似的。蘭芳很驚奇的望着他。)那竹葉子被風吹顫的竹林，在那裏····喲，我的愛人呀！(他說出了這句話，眼睛就閉下來，低着頭。)

蘭芳　(走到他的身旁，拍着他的肩)明哥哥，你又想起了什麼，這樣難過？

明心　沒有什麼。(說着，他離開了蘭芳在室內無目的地走着。蘭芳望着他，面上顯出憫惜。)

蘭芳　明哥哥，你一定想起了什麼了。

明心　蘭妹，(回到原地)我以後將慢慢的告訴你。

(裏面芳子的喊聲。)

芳子的聲音　奶奶，不要去！奶奶，不要去！

明心　啊，她們就要來了。現在什麼時候？

蘭芳　你沒有錶？(露出她雪白的手腕看着她的手錶)哦，差不多要到十一點鐘了。我的娘望我回去，我現在就要走了。

明心　在這裏吃飯不好嗎？

蘭芳　不，母親等着我回去吃飯的。

明心　那末，我送你回去。

蘭芳　明心哥，這可不必。

明心　我借此也可以到外面散散心。

蘭芳　那也好。

(二人從右壁側門出。太太從左壁側門上。)

太太　(向四面張望着并且喊着。)明兒！蘭小姐！哦，他又出去了！

第二幕

佈景：靈隱寺前面的凉亭。亭旁滿堆假山石。假山石的旁邊，環繞着大樹。背後高聳着飛來峯。泉水的聲音像風吹樹梢般的響着。靈隱寺大鐘的聲音也時時可以聽到。

凉亭的中央有一隻小小的圓桌子，但沒有椅子。

許明心與徐蘭芳挽臂同上。她右手拿着一束野花，穿着很鮮艷的春天的服裝，許明心穿着西裝。他的面色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灰暗了。他們向亭子四周望了一下，就在假山石上坐了下來。

蘭芳　明心哥，這裏的乞丐眞多，這樣美麗的風景被他們破壞了。

明心　尤其是在春天。因爲春天裏那些大慈大悲的太太們實在太多。

蘭芳　他們把討飯差不多當做職業。

明心　這種可憐的職業！他們靠着大慈大悲的燒香太太們過着他們的生活。而她們以爲那樣就是解決貧窮問題的辦法。唉！

蘭芳　她們的見解不過到這一點。

明心　可見同情心的深厚也要靠知識的。

蘭芳　是的。（默想着。稍頓。）

明心　譬如我的不幸的遭遇，只有像你這樣的人，才能夠對我表同情。

蘭芳　但是我的知識不及你。

明心　蘭妹，我請你以後不要和我說客氣話了罷。

蘭芳　我沒有客氣。

明心　不客氣就好了。（稍頓。泉水不絕地響着。）

蘭芳　明心哥，你聽到泉水的響聲嗎？這是自然的音樂。

（明心似乎轉入沈思中去了，他沒有聽到她的話，她祇是默默地對他望着。稍頓。）

明心哥，你在想些甚麽？

明心　我沒有想什麽？我不過想起了兩年前的春天，和今天一樣和暖的

日子，我曾經和一個女朋友到過這裏，我也曾經坐過這塊假山石，面對着立在前面的她。她那時穿的衣服，全身都是淡紅色，如像一朵薔薇花，溫暖的南風吹在她的身上把她的衣裙拂在我的頭髮上，我祇坐在石上享受着春天給與我的甜蜜。而現在——現在她，那個曾經爲我所熱愛過的她，已經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蘭芳　你們這樣戀愛過，那末爲什麼現在連信都不通了？

明心　戀愛！是的，在我那確是戀愛，但在她，那並不是戀愛。因爲後來我發現了她對於我的一點不眞實的態度，所以我把她拋棄了。從那一刻起，我和她沒有通過信。可是在我的心中却常常浮泛她的倩影。我是那樣愛過她的，我怎能把她完全忘記了啊！

蘭芳　那末她呢？她當時對你的態度怎樣呢？

明心　或者那是我的不好吧，或者我因爲對於眞實的要求太認眞了吧，因爲她自從被我拋棄後，聽說還哭了幾塲，她還寫信給我要求我的赦免——也許她確是愛我的吧。但是，我沒有給她回信，我決然的拋棄了她，雖說在我心中，覺得異常的不忍。有什麼辦法呢？一點點自傲的心思，使我硬着心腸做那樣殘酷的事。唉，如其我當時接受了她的悔過呢！現在我會怎樣？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他把兩手捧着他的頭。）

蘭芳　如其你們的愛情不破裂，你也許到不了日本，得不到這許多新的經驗。明心哥，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你何必因了那種失敗而傷心呢？

明心　到不了日本算什麼？因爲那事失敗了，異常的煩悶壓在胸頭，不能解脫，所以後來才到日本去的。我並不想到那裏得到什麼東洋留學生的頭銜，來誇耀於人，我只想用異國的情趣來替自己排解

排解罷了。我自問我兩年來,在知識上,在經驗上並沒有甚麼進步。我對人生的態度還是和從前那樣,沒有變更。(稍頓。) 是的,有一點經驗,那的確可以說是新的了。哈哈(苦笑) 這樣新的經驗!

蘭芳　你說什麽經驗?

明心　就是最近的經驗了。我不想居然有這樣奇怪的事情,在我自己的身上發生!

蘭芳　明心哥,你快把牠告訴我吧。你不是曾說要完全告訴我嗎?

明心　我不知道為什麽我對於女子會那樣容易發生戀愛。我常常恨我自己這樣容易浪費我的感情 但是沒有法子。自從日本回國後,我在上海又愛了一個女子。愛一個女子也就算了,但偏偏有一種要求,要求眞實,因為我相信男女的戀愛是兩個靈魂的完全和合。

蘭芳　這是不差的。

明心　但是這種要求,結果把我墮落到失敗中去了。并且這一次的失戀,使我向來所抱的幻想完全破滅。我向來以為世界上眞正的愛情是超出於一切條件的支配之外的。祇要我們相愛了,其餘皆可不管。那曉得事情並不這樣。那一件偶然的,不幸的,否非屬我的事實竟破壞了我們的戀愛,固然那也許不是眞正的戀愛吧。誰曉得!

蘭芳　你說的什麽事實呢?

明心　你不看見我是已婚的男子嗎?已婚的男子!不過是這件事,却破壞了我們的戀愛。這種無理的負擔,叫我如何擺脫呢? 我像被幽禁在籠中的獅子,狂跳着,撞着鐵柵子,嘴裏吐着血沫,但是我有什麽辦法呢?我除了睡倒在地上去接受運命的支配之外,我還有什麽辦法呢?(稍頓。發出悲哀的歎息。)

我這一次回來,完全沈沒在失望的中間,我只覺得糢糢糊糊落在雲端裏似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滅絕知覺。那一天晚上和幾個朋友在上海喝的大醉,也無非····

蘭芳　明心哥,你也喝酒嗎?這是有傷身體的!(起立,走到明心的前面,撫弄着他的頭髮,表示無限的憐惜。)

明心　但是你知道失望者的身體是用不到寶貴的。失望者唯一的希望就是早死,不能死就是自暴自棄,這就是說不能發展生命就須滅絕生命!

蘭芳　可憐的明心哥呵!

明心　蘭妹,愛情是我們青年心裏的一點火花,我們靠着牠要在世界上摸索的。如其這一點火花熄滅了,那末一切都是黑暗,我們就不能生活下去。

蘭芳　唉,怎樣殘酷的社會制度呵!我不知道牠無形中斷喪了多少有希望的青年。

明心　我現在已經是完了,蘭妹。但是我希望後來者不要蹈我的覆轍,如像你!

蘭芳　(走到亭內把一束花放在桌上。)我?

明心　你不是已經許嫁給了一個你所不願意的人了嗎?

蘭芳　是的。那是我母親做主的。你知道我的父親已經沒有了。

明心　那末你預備怎樣?你預備服從你的母親嗎?

蘭芳　我現在不知道。

明心　蘭妹,我勸你現在不要再去自誤了。你想你母親有支配你的權利嗎?

蘭芳　我母親總是待我那樣好的,那是她的好意。

明心　好意！在牠們是好意，可惜在我們不是好意。

蘭芳　她們很可憐，她們不曉得時代已經變了，但是我很同情她們。

明心　同情！蘭妹，我希望你不要用一點淺薄的同情心斷送了你自己終身的幸福。一個人生在世上有要求自由，要求幸福的權利；這是極神聖極自然的事，並不是由於什麼自私自利的念頭。蘭妹，你不要像我這樣把圈套帶在自已的頭上沒有除下的可能。

蘭芳　明心哥，我很感激你對於我的勸告。我將把你所說的話重新思索一下。

明心　這是極明白的事，請你不必去思索了。

蘭芳　但是可憐我的孤獨的母親，她只有對於我的希望

明心　（走入亭內，立在蘭芳的對面。）蘭妹，你爲什麼總不肯決然聽從我的話呢？你以爲我不愛你如像我愛我的妹妹嗎？

蘭芳　我很感激你。——唔，怎樣訴人的泉水的聲音啊！我眞不知道我應該怎樣。

明心　蘭妹，你現在只要記好我的一句話：你現在還有你的自由權！

蘭芳　明心哥，我將依照你所說的去應用牠。如其不能，如其我缺乏勇氣，那末我也一定不會忘記你對於我的好意。我從沒有聽過一個人對於我說過這些話，這在我是第一次。你，明心哥，你是第一個留心到我將來的幸福的人

明心　這算什麼，這是我應做的事。蘭妹，你不要對我客氣。如其你將來有用我的地方，我是極願幫忙的。我的生命現在已經是無用的了，我將爲許多無辜的青年，爭他們的幸福，拋棄我的生命。

蘭芳　明心哥，我對於你祇有感激。但是你不要太看輕了自己，太摧殘了自己。誰曉得你在諾大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眞心愛你的人呢？

明心　沒有，沒有！

蘭芳　你不要那樣說。你說你愛我如像你愛你的妹妹，那末我敢說我愛你如像我的哥哥。這兄妹之愛不也就是眞正的愛嗎？

明心　（興奮地）眞的嗎？眞的嗎？你愛我如像你的哥哥，那末我在世界上還有我的妹妹愛着我。蘭妹，蘭妹，你這句話，給了我怎樣的安慰阿！（他走向亭欄旁，望着背後的飛來峯。停頓。泉水的響聲繼續可以聽到。）

（亭外的人聲。明心聽到後突然轉身向外面奔去。不久又回來了。）

我以爲他們來了。原來只是一些不相干的遊客。

蘭芳　誰？

明心　我的幾個朋友。你知道我在找到你之先還約了三個朋友呢？

蘭芳　他們叫什麼名字，也許我知道他們。

明心　一個是章子固，一個是汪芝泉，這兩個是和我從上海同來的朋友。一個是陳文，本地第一師範的學生。

蘭芳　這樣熟的名字。那個姓章的似乎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思索狀）哦，我記起來了。他不是著飃飃運動與中國青年那本小冊子的嗎？

明心　是的，是的，正是他。

蘭芳　聽說他曾經把那篇文章送到上海幾個什麼代表新思潮的報館裏，他們都不肯替他登載，說他說的太過了，非達到幸福之路，他因此發憤自己湊了一點錢印了那樣的幾本小冊子。

明心　你贊成那篇文章嗎？

蘭芳　我完全贊成。我覺得在中國這種虛僞百出，是非不明的社會裏與其和他們講什麼婆婆媽媽的道德不道德，倒不如痛痛快快依照着自己內心的追切的要求做去的好。

明心 我要求你做的，也正是這個。我很高興，蘭妹，你能說這樣爽快的話。你知道道德的根據是一般人的需要，失去了需要，道德不過是一個死的軀殼，牠的功用祇在阻止一般人的向前向上。

蘭芳 是的，現在一般人的所謂道德都是過去的骸骨。要有新道德的建設，非提倡飃飃運動，把一切過去的骸骨打倒不可。

明心 但是現在一般自命爲新文化運動的人們，一般自命爲對於新道德謀建設負責任的人，却不是這樣，他們不滿意於舊道德而提倡他們理想的新道德。他們向着一般拋棄了舊道德圈套的青年說：你們既拋棄了舊道德的圈套，快快鑽到我的新道德圈套裏來吧。一般青年覺得他們新道德的可怕，比舊道德更利害，因爲後者是他們慣了的，而且因爲牠是腐敗了的東西，有許多地方可以不依牠而不發生問題的。因此一般已經出了舊圈套的青年，還是覺得回去的好，沒有出來的，也永不再出來了。

蘭芳 這很可以解釋現在一般青年的反動。

明心 這種反動是一種錯誤，不但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家的錯誤，也是一般青年的錯誤。我們在上海時的所謂飃飃運動就是想救濟這種錯誤，使一般青年人不但不要顧忌舊道德而且也不要顧忌新道德。我當時那一篇新中國的婦女就是本了這種見解做的。但是，那批僞君子與僞道德家說這不是到幸福之路。唉！可恨！

蘭芳 什麼叫做幸福，我想他們一點也不知道！

明心 那批人我都知道。表面上那樣道德不道德的，心中却完全不這樣想。他們和舊道德家一樣是我們的敵人！

蘭芳 我恐怕得到『學者』與『大家』的虛名的都是這批人。

明心 社會是這樣的：你越是欺騙牠，牠越是把你當做神明般供奉着。

道批被牠供奉着的偶像，在他們面上身上所表現出的幾個大字就是『我是羣衆的欺騙者。』這些人，哼！(發出輕蔑的微笑。)

蘭芳　我想．．．．。

(外面人聲。)

子固的聲音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來?

芝泉的聲音　我想一定已經來了。

(章子固,汪芝泉與陳文上。大家招呼。)

明心　(介和)蘭妹,我給你介紹我的幾位好朋友——這位是章子固，這位是汪芝泉,這位是密斯忒陳文。他們的名字，我剛才已經和你說過了。(指着蘭芳)這位是我的朋友密斯徐蘭芳。(大家略略點頭。)

子固　老許,你爲什麼向來不提起密斯徐?

明心　她是我從前的同學,我向來已經忘了,昨天我才發現的——這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的發現(笑。)

芝泉　老許,你的面色似乎比前幾天好的多了。

明心　眞的?

陳文　春天的西湖,我想對於你的身體很有補益。

明心　是的。——但是你們爲什麼來的這麼晚?

子固　我們是走來的,并且在路上停留了許多地方:有時大家在樹陰底下坐下來,乘着凉,有時弄着泉水玩。我覺得春天的杭州,到處充滿了生命,到處足以留連我使我樂而忘返。而這裏的飛來峯又給了我一種驚異的印象。

(外面的鐘聲。)

哦,那靈隱寺的鐘聲!這使我想起了明窗淨几幽居的生活來。

明心　幽居的生活!怎樣引動現在的我呀!我覺得我已經疲乏到差不多

要跌倒了。我需要休息！（他無力地斜倚在亭欄上，蘭芳走近他的身邊陪着他。

芝泉　是的，你需要休息。（略頓。）

子固　（向着蘭芳）密斯徐，你現在在那裏讀書？

蘭芳　南京女子大學，章先生。

芝泉　有位名叫莫芙紋的女學生，你知道嗎？

蘭芳　她是我在學堂裏的唯一的朋友。（向明心）明哥哥，你不知道那位姓莫的嗎？她是我們小時的同學。

明心　你提起她，我還可以記得。

芝泉　她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從她的信上，從她的言語和行動上，我知道她是一個奮發有為的青年。到最近，那是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她的態度忽然變了。她變成了一個惡魔派的享樂主義者，一個『萬事差不多主義』者了。

蘭芳　可憐的芙紋，這不能怪她，她的家庭與社會的壓迫使她不能不走這條路。原來她的心上已經蒙蓋了一層灰暗色的帳幕了。

明心　唉，唉，可憐現代的青年！（憤激狀）啊，天上如其真有上帝，那末上帝呵，快給我以力量，讓我去拯救這一般青年吧！（望着自已一雙枯瘠的手）可惜我只有這樣一雙柔弱的文人之手！（蘭芳凝注他們）蘭妹，你看我能做什麽事嗎？

蘭芳　你能，你能，你能運動你的筆鋒，去掃除人間的穢垢。

明心　我能運用我的一支筆去拯救一般青年嗎？不能，不能！那是一種空洞的幻想罷了。

蘭芳　譬如你那一篇新中國的婦女不是引起了無數青年人的勇氣與舊社會舊道德作戰嗎？

明心　但是他們因為力量的微薄，反抗運動，總歸失敗；失敗後，他們還

是回復到舊圈套內，苟延殘喘，而他們的心因此却變成灰暗的與絕望的了。而我立在旁邊沒有幫助他們的力量，我祇在他們的身上刻了不可消滅的傷痕。（略頓。）

陳文　但是也有許多青年，他們的奮鬭是成功的。許先生，你決不能因了一部分的失敗，就抹殺全體。

蘭芳　藝術家的職務，以我看來，不過在鼓舞着生命，使一般人向生的方面走去罷了，至於他們如何走法，那不是藝術家的事，那是社會運動者的事。

（大家都靜默。泉水的響聲繼續着，靈隱寺的鐘聲又響了。）

哦，你們聽那靈隱寺的鐘聲呵！

明心　藝術家！我怎麼會是一個藝術家？老韋却是一個藝術家，他除了那篇你所知道的颱颶運動與中國青年外，還寫了許多生動的小說呢！

蘭芳　（撫弄着他的手。）固然我佩服韋先生的文章，但是我也佩服你的文章！

子固　怎麼？密斯徐也看到我那本小冊子嗎？

明心　是的，她還十分佩服你呢！

蘭芳　我恐怕佩服你那篇文章的，不止我一個人。那是說出我們一般青年心中所要說而未說，而不敢說的文字。

陳文　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裏也有不少的人贊許的。

芝泉　這是當然的。我們這運動的最大障礙物就是現在那批把持輿論而又自命爲新文化運動家的報章雜誌派。只要我們不喪氣，只要我們知道我們的潛勢力，只要我們能把這些潛勢力聯合起來，我們的颱颶運動就可像洪水一般氾濫出去。

明心　我們需要有一個暴風雨的時期！（靈隱寺的鐘聲。）但是我又怎樣想到休息呀！蘭妹，蘭妹，我現在到底應該怎樣？快告訴我！

蘭芳　我們要求那暴風雨的時期，明心哥！

子固　暴風雨的時期在死氣沈沈的中國是怎樣美麗呵！

明心　是的，是的，（露出空想的眼神）我要求美麗的東西！

（略頓。）

陳文　我想我們就在杭州開始這種運動。

子固　發起這種運動，我們最好有少量的錢；因為那樣我們就可以出版一種週刊，專門從事鼓吹

芝泉　但是我們大家都沒有！

陳文　那末到各學校裏去演講就是了。

子固　這是不成問題的。

陳文　把杭州最初轟動起來，不也很好嗎？

子固　我想這樣。

（靜默片刻。潺潺的水聲。）

芝泉　是的，我們要先把杭州城轟動起來！

子固　但是我們還是要想花一點錢，出版一種週刊，把他散佈到全國去。

芝泉　杭州一處轟動了，其他各地也會響應的。

陳文　學生運動與反基督教運動都是這樣起來的。

明心　能夠這樣當然最妙，因為我們這種運動的目的，是在聯合無數青年與舊社會作戰。

蘭芳　但是我們不能空着口講，我們還須得自己實行去，空講不容易發生效力，因為即使你講得不差，他們能夠覺到的也不過是理論的不差，至於講到實行，那差不多又是一件事。

陳文　那樣或者反不容易轟動杭州。

蘭芳　陳先生，這倒不然，只要我們的行動，在他們看來很是奇特，出乎他們只有這樣是對的人的腦筋以外，他們就會替我們叫喊起來，就會轟動起來，比了講演的效力要大的多。

明心　(對蘭芳露出微笑) 蘭妹，你也讀過社會心理學嗎？

蘭芳　不，我沒有讀過。

子固　我以爲密斯徐的見解很不差。我想我們去多找幾個朋友到這裏來，當眞實行飈飈運動，不是很有趣嗎？

明心　是的。——老章，你去把你的戀人和她的朋友接來。老汪也去把你認識的朋友招來。再請密斯武陳去找第一師範的同志。

芝泉　我們明天就回上海去。

子固　(向蘭芳) 密斯徐自然可以加入？

明心　自然的。(側向蘭芳) 蘭妹，當然你可以的？

蘭芳　並且我還可以找到一兩個同學。

子固　那更好。

(靜默片刻。泉水的聲音不絕地響着。太陽光漸漸從飛來峯的那面沈落下去了。亭子背面的影子一點一點暗淡下去。)

芝泉　時候已經不早了。

蘭芳　(看着手錶。)也不過四點鐘。

芝泉　(找着假山石上的坐位。) 大家坐下罷。我很疲乏。(坐下。子固，陳文也各各就了座。明心與蘭芳還是立在亭子上，他們的背後襯着飛來峯的陰影。)

你們幾時來的？

明心　在你們前不多久。我和蘭妹原來很想在路上停留幾時的，因爲我們一路談着唱着很是快樂；但是想到你們或許在等我們，所以急

急的奔了來。那曉你們一個人也沒有到！

子固　你們在路上還唱歌嗎？

明心　是的。

芝泉　唱什麼歌？

明心　蘭妹會唱，我不過附和附和罷了。

子固　密斯徐會唱歌嗎？好，我們現在正需要這個。

芝泉　在這樣美麗的春天，我們所需要的是歌與舞。歌是藝術家用自己的喉嚨唱的，舞是藝術家用自己的身體舞的，所以我覺得牠們實在是一切藝術中最藝術的。來，密斯徐，讓我們聽一支美麗的歌吧。

蘭芳　當然可以，但是可惜我今天沒有帶 Violin。

明心　蘭妹，你還會拉 Violin 嗎？

蘭芳　是的，不過拉不好。

明心　我歡喜聽音樂，而樂器中尤其使我歡喜的還是 Violin，因為牠能用最美麗的音調表示我們最美麗與最幽遠的思想與情感。

陳文　什麼是懷珴靈？我還沒有看見過。

芝泉　就是外國人常常拉的四弦琴。中國人會拉的還不多。

陳文　就是所謂外國胡琴嗎？

芝泉　是的。

陳文　那個，我也知道。

明心　老章，你還記得在日本鎌倉海邊上的那一晚嗎？

子固　自然記得。

蘭芳　什麼？

明心　那一天我們游泳完畢後，晚上因為月色正好，所以大家到海上踏

着滿灘的月光休息着。正當我們望着江之島兀自出神時，忽然聽到 Violin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聲音——我們兩人，不，還有老王，一共三人，聽到了都發生了無限生死之慨。現在想起來，還像昨日的事呢！哦，像夢一般的人生呵！

子固　那一晚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們後來不是發現了那裏拉 Violin 的是一個日本女子嗎？我們還問她，她的 Violin 為什麼拉的這樣悲哀，她說：這是因為說不出的悲哀，瀰漫在她的心上，所以她想借着 Violin 來發洩罷了。

蘭芳　說不出的悲哀！世界上最深刻的悲哀恐怕就是所謂說不出的悲哀吧！

芝泉　老章不要背過去是歷史了。還是請密斯徐唱歌吧。

明心　過去的歷史不值得回想嗎？不，不，當我們在人生的戰場中奮鬪疲乏之後，當我們在道旁坐下來休息的時候，我們所有的思想，恐怕不過就是那些幽涼的記憶吧。那是我們的生活在我們的靈魂上所刻下的印子，所留下的痕跡；是我們的靈魂的遺產，當我們不作工的時候，我們要依之而生活的，

蘭芳　是的，是的。明哥哥說的不差。（露出一種贊許的喜悅。）

芝泉　我並不反對你背過去的歷史，如其在別的時候，不過在這樣美麗的醉人的春天，我們應該享受牠，我們應該用力來收集我們的感官所得到的印象，做我們靈魂的遺產。密斯徐，快快唱吧。我怎樣要求着你的歌呀！

（蘭芳望着明心。）

明心　那末蘭妹，你就唱吧！

蘭芳　好。

（她面上露出悲哀之色，然後提起嗓子，唱着雪萊的哀歌 Lament）

I.

"O World! O Life! O Time!
　On whose last steps I climb,
　　　Trembling at that where I had stood before;
　When will return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No more——oh, never more!"

II.

"Out of the day and night
　A joy has taken flight;
　　　Fresh spring, and summer, and winter
　Move my faint heart with grief, but with delight
　　　No more——oh, never more!"

（唱畢後，大衆拍手。靜默了一刻。）

明心　這是雪萊的哀歌！唱的好。

子固　唱的眞好！

蘭芳　不要見笑。

芝泉　這是眞的。當密斯徐唱時，我差不多完全被她的歌聲與歌意所吸引去了。我祇覺到一種悲傷的空氣，在我們的四周充滿了。

明心　這是他悲歎過去歡樂的不可再而作。他還有一首詩叫做流轉，Mutability，也是這個意思。他說人生不論是快樂是悲哀，但是除了流轉以外，沒有一樣東西能够永久存在的。

子固　雖是這樣，他的詩已經存在在世界上了。

明心　我非常愛雪萊的詩：他的精緻，他的優美在英國詩壇上眞是獨一

無二的。可惜他在二十二歲就死了。

芝泉　我看雪萊早死，正是他的幸福。人生不過是一首詩，或者一齣戲曲，寫到最甜蜜最美麗的地方，或是演到最激昂最悲壯的地方就應該停筆，就應該閉幕了。雪萊寫了他的雲雀歌就可以死了。拜倫寫了他的唐香也就可以死了。

明心　替雪萊本身當然可以這樣說，但是我們却不是這樣希望他。

芝泉　他早死，他在我們心中的印象永遠是年青的美麗的雪萊。

陳文　（插入）你們的談話，使我很感興趣。

子固　我們不過閒談談罷了。

（蘭芳望着亭外的假山石與大樹，默然如有所思。天氣漸漸黑暗下來，但是他們沒有覺得。）

芝泉　密斯徐，你在想些什麼？

蘭芳　沒有什麼。不過我覺得一個人的美麗不一定在於年青；年紀一點一點老，知識經驗一點一點豐富，他的靈魂也變成更加美麗了。美麗的靈魂不更勝於美麗的肉體嗎？

子固　密斯徐的話不差。——至於我歡喜雪萊的地方是在他敢於反抗英國那樣守舊的，頑固的社會，以至於不容於祖國，逃到意大利，終至葬身地中海中的他的一生。他的外貌娟好如女子，而他的反叛的精神却不是一般昂然的偉丈夫所能望其萬一。——這樣又使我連帶想起拜倫了。哦，英國反叛文學的先驅者，世界革命精神的提倡者呀！

蘭芳　我提議我們現在同唱拜倫的去國歌（Farewell）。

子固　好極了。

（大衆拍手贊成。）

陳文　我不會唱。

芝泉　那末你聽着吧。

Fare thee well! and if for ever,
Still for ever! fare thee well;
Even though unforgiving, never
'gainst thee shall my heart rebel.

Would that breast were bared before thee
Where thy head so oft hath lain
While that placid sleep come over thee
Which thou ne'er canst know again:

Would that breast, by thee glanced over,
Every inmost thought could show!
Then thou would'st at last discover
'Twas not well to spurn it so.

（大家唱到這裏就停頓了。靜默片刻。）

明心　拜倫那樣不容於祖國，但是他還是那樣愛護牠，可見一個人的感情有時實在無法自解的。（獨自唱：）

Yet, oh yet, thyself deceive not;
Love may sink by slow decay,
But by sudden wrench, believe not
Heart can thus be torn away.

（大衆默然。）

唉，雪萊拜倫都因不容於祖國，流放至於希臘羅馬，一葬於地中

海,一死於寒熱病,所謂天才的命運,我們也可以想見了。

蘭芳　天才未有不為社會所排斥,等到社會知道他,把他從過去的死人堆中掘出來時,他已經死了幾百年了。

陳文　可憐的天才!

子固　他們的偉大,也正是在此。

明心　唉,唉,愚蠢的天才,怎樣愚蠢呵!(嘴唇角上微微露出苦笑。)

蘭芳　在某一方面說來天才都是愚蠢的,因為他對於自己悲哀的命運不但不可憐,反替社會上的一般人可憐,雖是社會上的人不但不可憐他反而要恨他以至於驅逐他。

芝泉　天才的特點是在於他的「不得不」,他一切可歌可泣的行動都是由於「不得不」的衝動。他看到社會的黑暗方面,看到一般人的愚蠢,看到被壓迫者的痛苦,在他的心中深深起了一種不能解脫的同情心與憐憫心,於是發出一種不能自已的衝動,以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亦所不惜。而社會上的人却以叛徒目之,要驅逐他,要虐殺他,要把他釘到十字架上。

明心　唉,唉,愚蠢的天才,怎樣愚蠢呵!——但是這種愚蠢又怎樣美麗呵!我愛那種愚蠢,那是和社會上一般人的愚蠢不同的。

子固　社會因為看見天才的行動出於他們道德與習慣範圍之外,所以就罵他為瘋子,為叛徒,為過激派而不知他的心是怎樣的仁慈呵!

陳文　雪萊不是被人家罵過為『瘋子雪萊』嗎?

明心　是的,一個瘋子!

子固　世界上自古至今最大的瘋子,我看莫過於耶穌了。他被猶太人釘在十字架上正因為他的瘋。

芝泉　天才,愚蠢,瘋子:這三個名詞的共同的意義就是不識時務,不知

進退，太依照自己的良心，太不顧自己的利害。

明心　識時務者爲俊傑！

芝泉　在我看來現在中國社會上，却充斥了這種俊傑。如其他們知道一句話可以觸犯某一個人，他們就不說那一句話；如其一件事與自己的利害有損，他們就不去做那件事。有名的地方，有利的地方他們都爭着來，如像逐臭的蒼蠅。

明心　但是我們情願做愚人，做瘋子，不情願做那種俊傑。不論怎樣，我們的飈飈運動是要做定的。個人的生活算什麼。爲了這一點救濟他人的熱忱，爲了對於光明的愛好而失掉自己的名譽，自己的地位，以至於自己的生命算甚麼？生命原來沒有價值的‥‥

蘭芳　如其牠有價值，那末就在這種努力的行動中。明哥哥，你以爲對嗎？

明心　蘭妹，你怎麼了解我呀！（拉着她的手。）

去吧，去吧，我的朋友們！在我們的周圍現在一切都是死滅，但是我們要生，要向着光明走去！

大乘　我們要生，要向着光明走去！

（又靜默。各人很悲憤地思索着，眼睛都望着無盡的空際。泉水的聲響還是繼續着。明心祇是撫弄着蘭芳的手。外面更黑暗了。）

（靈隱寺的鐘聲。）

明心　哦，那樣的鐘聲！我不知道我現在爲什麼異常的討厭牠。牠是叫一般人去靜寂的，叫一般人向死的路上走去的。我討厭牠，我討厭牠！

（靈隱寺的鐘聲繼續地響。）

哦，怎樣令人討厭的鐘聲呀！

蘭芳　這樣的鐘聲,怎樣令人想到清靜無爲的生活呵!清靜無爲的生活在某種程度內,是爲人們所必要的;但是我們過慣清靜生活的人,過慣怠惰生活的人,却用不到這種生活來救濟。

子固　密斯徐說的不差。

明心　我們不要,我們不要,我們絕對的不要。我們要火焰,我們要暴風雨,我們要澎湃的海浪潮!

陳文　當然我們只要生命!

蘭芳　祇有在與舊社會舊制度衝突的中間,祇有在反叛的行爲中間——總之一句,祇有在革命的中間,我們才感到生之快樂,與生之歡喜——我們才有生命。

明心　革命!怎樣一個好聽的名詞!怎樣使我的熱血沸騰着呵!

子固　革命,是的,我們要革命!

(略頓。泉水與鐘聲繼續響着。天氣似乎忽然變了。太陽光已經完全被烏雲所遮蓋。一陣風起處,亭旁的大樹葉子簌簌的響。亭內亭外的人都覺到一種顫抖。)

陳文　怎麼,天氣忽然變成這樣冷了?

明心　哈哈,大風雨就要來了嗎?

(幾點大雨點落了下來。)

眞的,眞的,(他拉着蘭芳走出亭外,仰頭望着天空。蘭芳因怕冷,很挨近明心的身邊。)

眞的,眞的!你們看那邊不是有一堆烏雲如野馬般奔着來嗎?

(大衆起立,仰首望着天上。)

大衆　是的,是的····。

(一陣一陣的冷風吹來,掀動着各人的衣服。蘭芳的頭髮吹拂在明心的面上,她雖是竭力用兩手理着,但是沒有用。明心面上露出微笑與喜悅。)

明心　哈，我歡喜這個！（他迎着大風，深深的呼吸着。）哈，我歡喜這個！

（台上很陰暗。外面車馬淩亂的聲音可以聽到。）

來，來，來！我的蘭妹，我的朋友們！讓我們去，去到暴風雨的中間！

大衆　好，我們去吧！我們去吧！

（大衆在陰暗的，激變的空氣中一個一個下去了。）

明心的聲音　蘭妹，你看那邊逃避着暴風的男男女女！什麽？他們怕嗎？哈哈！

（他的笑聲消滅後，幕徐徐下。）

第 三 幕

佈景：明心的書房。背壁與左壁都是書架，一扇側門在左壁裏開着。架上中西書籍都有。右面有一排窗子。從窗子上可以望見一個小小的庭園，裏面種着許多薔薇花與楊柳。寫字台就側置在窗前。台上滿放着淩亂的書籍與野花。四壁都掛着社會運動家與文學家的肖像。室內許多椅子橫七豎八地放着。地上滿舖着橘皮與瓜子殼，許太太正命令女僕掃着。

時間：距第二幕約有十天。

太太　明兒自從回來後，天天不管正事，帶着那些不男不女的男女學生出去玩，眞使我們做大人的擔心。（歎息。）

女僕　太太，那幾個女學生的面皮爲什麽那樣老，同着男子走出走進一點也不臉紅。

太太　時勢眞變了。像我們從前小的時候，除了自己的父親和兄弟外，看見了表兄表弟都要避開；有時偶然碰到了，也臉紅的了不得，覺得不好怎樣似的。

女僕　怎麽不是。要那樣莊重，那樣不亂講亂笑，才是大家小姐的樣子。像那幾位小姐，一點小姐的氣味也沒有，和男子說話也是大笑大

鬧的。

太太　聽說他們還晚上出去，整夜不回哩！

女僕　少爺前兩晚也沒有回來，

太太　他天天回來那麼晚，我們又睡得早，所以不曉得他晚上到底有沒有回來。

女僕　他眞的沒有回來。

太太　這太不成話了！難道少奶奶許他出去嗎？

女僕　太太，現在不比從前了，少爺不像老爺那樣聽從太太的說話。

太太　時勢眞變了。

女僕　近來少爺就是晚上回來也不到少奶奶房裏去。少奶奶有時等到半夜，氣得什麼似的。

太太　我看少爺的性情完全變了。他從前小的時候，完全不是這樣，我們說的話，他沒有不從的。那時他的相貌又好看，舉動又斯文，讀書又聰明，我們鄉裏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贊他說他將來一定會中狀元的。但是他現在完全變了！

女僕　是的，少爺從來不是這樣的。

太太　這大概是到那些洋學堂裏去讀書讀壞的。

女僕　我看是少爺今年走的運不好。

太太　算命先生說他的命是再好不過的。

女僕　——你們祖宗墳地的風水，叫什麼人看的？我想好好一位少爺，忽然變成這樣，一定風水不好。——是的，一定是風水不好，不然那裏會這樣。

太太　我們安葬我們父母的墳地，是請我們鄉裏有名的風水先生王百瑪看的。他說我們那塊地是最好不過的了。

女僕　王百巧先生!他是不會看錯的。

太太　所以我想這不是風水的緣故。

女僕　或者你們祖上做過什麽不十分好的事。不然像老爺太太這樣和氣的人,不會受這種報應!

太太　我們的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我想他們不會做什麽惡事。至於我的祖父以上的人做過什麽惡事沒有,我可不知道。

女僕　那末一定你的祖父以上的人做了什麽惡事了。聽說天老爺的報應常常是隔了幾代的。

太太　這或者是天命,但是我們向來敬事天老爺的,他怎麽會把我們的兒子變壞呢!

女僕　恐怕你們還有不週到的地方。

太太　這個,我們可不知道了。

(王秀貞滿面愁容,紅着眼睛慢慢的走上。)

秀貞　娘娘,你好。

太太　少奶奶,我看你的面色很不好,有什麽病嗎?

秀貞　沒有什麽病。

女僕　少奶奶這幾天睡的太晚,并且憂愁太過。

太太　可憐!但是你寬心些吧!

秀貞　娘娘,我沒有什麽,不過我這樣的下去是不能忍耐的。(眼中流淚)娘娘,我現在拋不掉的就是芳子,其餘我沒有什麽了。

太太　少奶奶,你不要這樣!我們一定要竭力想法,使他回心過來。他現在大概受了什麽迷,忘記他自己了。

女僕　少奶奶不要氣。少爺大概一時受了迷,——不久會回心轉來的。像少奶奶這樣好看這樣和善的人,天老爺一定會保佑你。少奶

奶,你寬心些吧,不要氣壞了身子,自己吃虧!

太太　是的,劉媽說的不錯。

秀貞　(似乎寬心了一點)他現在又到那裏去了?

女僕　剛才有一羣男學生和女學生來找他,鬧了一頓,一同出去了。你看他們把地上桌上弄的這樣亂七八糟。

秀貞　徐家妹妹也在裏面嗎?

女僕　自然,她似乎是內中重要人物。

太太　年紀這樣大的女孩子并且不久要出嫁,還是這樣小孩子似的一點也不怕羞。讀了這許多年的書,反沒有廉恥了。我不贊成女孩子讀書,就是爲此。

秀貞　讀書都是不好的,他也是讀書讀壞的。

太太　所以我們以後不要送芳子讀書了。

女僕　但是讀書發財的也很多。王家大兒子王之剛,自從美國回來後,不是賺了那麼許多錢?我看少爺的變壞,還是因爲一時着了迷。

秀貞　(不注意女僕的話)我向來以爲徐家妹妹是好人,現在看來,她竟是一個不知廉恥的女滑頭,不知道她的父母怎樣教訓她來的?

太太　她的母親因爲只有一個女兒所以把她看得像寶貝一般,一切都聽從她。她的能够到東到西讀書,也是她自己的主意。

秀貞　難道徐家大媽現在看她這樣跟着男人跑,也不管嗎?女孩兒家第一名譽要緊,像她這樣,和下流婦人有什麼分別?

太太　她的名聲向來不大好。

秀貞　不曉得她的婆家怎麼不講話的?

太太　她的婆家我很知道,就是我妹妹婆家的同族。前天我看見我的妹妹我就把這事向她提起,她當時氣得什麼似的,她說她回去一

定要告訴徐家的親家，讓他們出來干涉。

女僕　徐家小姐的丈夫，我也看見過，現在在上海一個中學堂裏讀書，那孩子恐怕太和氣管不住他的老婆。

秀貞　現在他和她兩個人跑出跑進都在一起，似乎我的丈夫就是她的樣子。——如果人家問我時，叫我如何回答？（氣惱。）

太太　我們一定要想一個好法子。

秀貞　她曾經對我說她們學校裏放三個星期的春假，但是現在差不多有一個月了，她還不想去！

太太　可見她的讀書究竟還是裝個名的。

秀貞　大概這幾天她也玩昏了，所以讀書都想不到。

太太　她一定昏了。

秀貞　（使着勁說）是的，下一次她到這裏來，我一定要質問她：他到底是我的還是她的！在這種地方我們只能抓破面皮說，客氣是沒有用的！

太太　我們想叫明兒的父親去問問徐家大媽，她到底還管不管她的女兒。

女僕　我想這樣辦很好：一面請徐家小姐的婆家出頭，一面到徐家太太那邊去問，一面再當面和徐家小姐說。

（許國卿手裏拿着水煙筒，面上也堆滿了愁容，走上。）

太太　好，明兒的爸爸來了。

女僕　老爺來了。

秀貞　爸爸。

國卿　（向她們點了一點頭，抽着水煙筒慢慢地說）你們在說什麽？

太太　關於明兒的事。

國卿　唉！我們祖上不知道做了什麽壞事，養到這樣一個不肖的兒子！你們曉得外邊說他的話嗎？

太太　沒有——我們不出去的人，怎麽會知道外邊人的話？

秀貞　爸爸，外邊人說些什麽話？

（國卿搖頭。）

太太　就是我們不出去，我們也猜想得到的。

國卿　你們也猜想得到？

太太　自然。

秀貞　爸爸，外邊人說些什麽話？

國卿　唉！不要說起——我們現在不論到那裏——茶館，酒館，新世界，或是湖濱公園，大多數的人談着的笑柄就是關於明兒與他的朋友們近來所做的事，那樣荒謬絕倫的事！認識我的人看見了我，都好奇地對我望着，并且有許多人還帶着譏刺的笑容問我這種奇事到底確不確的！

秀貞　外邊人說他們做的什麽事？

國卿　他們說，他們不分男女，到處亂跑亂唱——最荒謬的，就是他們晚上男女混雜着住宿。聽說有時他們還到深山中去過夜，不曉得他們到那樣冷僻的地方去幹什麽？

秀貞　（驚懼着）哦，有這樣的奇事！

國卿　外面人最注意的就是明兒和蘭芳，因爲他們倆都是本地人。他們說起這件事把他們兩人的名字連牢着說，有時還把我的名字拉進去，因爲我是明心的爸爸。——我們的名字現在已經成了衆人的笑柄了！

太太　或者這是謠言。

秀貞　娘娘，這是千眞萬確的！

國卿　家庭的恥辱！(放下他的水煙筒，頓着脚)這種不肖之子！

秀貞　(面上現出凶惡而又絕望的神氣，似乎一隻被困着的老虎。)這樣叫我還有什麼顏面生活在世界上！我一定要找徐家大媽去向她理論！事情到這樣，面子不面子也管不得了！(向外面走。)

國卿　不要去，我已經去過了。(向太太)把她拉回來！

太太　(拉住秀貞)少奶奶你不要性急，爸爸已經去過了。

秀貞　你們不曉得我心裏的難過！(哭泣。)

太太　那一個不難過，難道我們做爺娘的不難過嗎？

女僕　連我也難過。(垃圾收拾已畢，持掃帚而出。)

太太　你找到了徐家大媽，她怎樣說？

國卿　我把外邊的謠言都告訴了她，她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她說她以後無論如何一定要設法，不使她的女兒出來。

秀貞　沒有看見蘭芳嗎？

國卿　沒有。她自然又和他們出去了。

秀貞　天下那裏有這樣瘋癲的女子。但是我要找她去。

太太　你到那裏去找？

國卿　他們要到這裏來。等他們回來後，我們再訓戒他，如果他不服從，我就是把他關到監獄裏去，也在所不惜！

(女僕上。)

女僕　少奶奶，芳小姐在外面找你。

秀貞　我丟不掉的就是這孩子！——娘娘，他們來了，就告訴我！(出。)

太太　自然的。(看着秀貞出)她碰到這樣的丈夫，也太可憐了。

國卿　我覺得這件事弄的眞糟！早曉得這樣，我們應該竭力設法防止

的。

太太　你自己說你沒有法子管他。

國卿　我不想他會這樣，這眞是家門的大不幸！

太太　眞是大不幸！

（女僕上。）

女僕　太太奶奶，李先生在客廳裏找你們說話。

國卿　我們就來了。

（女僕出。）

太太　他來不是關於那筆錢的事嗎？在全家這樣紛亂的時候，又有這種事出來，眞是要命的。

國卿　唉！

（國卿與太太下。室內空了片刻。）

（明心和蘭芳手裏捧着許多野花上。一進門他們就倒在椅上，顯出異常疲勞的樣子。）

蘭芳　明心哥，我們今天比昨天玩的更痛快。

明心　只有這樣玩，才覺過的日子不是寃枉過的。

蘭芳　張家妹妹那樣怕狗，妙極了。

明心　但是那個村落裏的狗實在太討厭了。

蘭芳　村上人聽得狗咬都跑出來看，不曉得他們交頭接耳的說些什麼？

明心　管牠做甚！

蘭芳　我知道我們的行動，不但爲鄉下人所驚奇，就是杭州人也驚奇了。你看見我們在街上走過時，他們都不是指點着我們譏笑地說着嗎？

明心　管牠做甚！我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但是我們爲什麼要顧到牠呢？

蘭芳　他們以爲我們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

明心　我們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

（略頓。）

蘭芳　明心哥，日子過的眞快，今天已經是四月十日了。

明心　我已經忘記了日子。

蘭芳　娘娘昨天問我學堂裏開學了一星期，爲什麼還不去，所以我才想到了日子。

明心　你當時怎樣回答？

蘭芳　我說我就要去了。

明心　（提起精神）蘭妹，你眞打算去嗎？

蘭芳　我不能不去。

明心　蘭妹，我們這樣在一起，同說同笑，同做一件爲一般人所不敢做的事業不是很好嗎？到學堂裏做什麼？讀書？那末宇宙全體，社會全體就是一本大書，一本念不完的活書，我們何必要鑽到死書堆裏去呢？不要去！蘭妹，不要去！

蘭芳　我恐怕你的家庭也不准你常常這樣！

明心　我不管。他們將把我怎樣？他們不能用三綱五倫來束縛我的思想，他們更不能用家庭的遺產來引誘我或是斷絕經濟關係來恐嚇我。我怕什麼？我們有了一個健全的身體那裏找不到飯吃？我怕什麼？我現在回到家裏來也不過爲了一點親子之情，並不是爲了別的東西。

蘭芳　當然我也是不想回到學校裏去的。——這樣好的同伴，誰願意捨了去！

明心　哦，蘭妹呵！（從椅上起立至蘭芳前，拉着她的手）我也決不肯放你去的。

蘭芳　但是明心哥,(她起立靠着他的身)如其我的母親一定要我去的時候,我有什麼法子推託呢?

明心　你總是母親不母親的。蘭妹!(抱着她的腰,語氣和順而又帶着責備與勸告)世界上的人誰沒有母親的!如其每一個人都要服從他的母親,那末世界上一切反叛的運動讓誰去幹!

蘭芳　(語氣顯出異常的溫柔與順從)明哥,我知道那個——但是能不違背我母親的地方,我總不想違背她,雖是自己犧牲一點自己的幸福也願意。

明心　總不想違背你的母親!(放了她的手,在室內走着。蘭芳跟着他。他們立定在寫字檯的前面。)

蘭芳　(挨近她)明心哥,我敢違背舊社會上的一切道德和習慣,但是我不能違背我的母親。你知道我母親自從我父親死後只有我是她的伴侶;如其我現在再違背她,那末她眞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了。明心哥,我相信你,我佩服你,我感激你:但是我不能違背我的母親!(推着他的肩。)

明心　不能違背你的母親!這就是說你不肯違背舊社會上的道德和習慣——更適當些說來,你不能從你的心田中連根帶葉拔出舊社會幾千年來所培養成的毒草。不能違背你的母親!母親,那舊社會遺毒的結晶體,我們不反抗她們,沒有自由可言!我們的靈魂與肉體永遠不是我們自己的!(他的雙眼現出猛烈的光明。望着窗外。)

蘭芳　(安慰着他)你要知道母女間情感的牽制。

明心　(仍憤激着)情感的牽制!世界上一切罪惡都是由於不能斬斷這種淺薄的感情而來的。明明他們和我們間在根本上已經發生了衝突,但是因了『面子』,因了其他種種『關係』,還是互相敷衍着,結

果弄得虛僞百出。我們提倡聽颶運動就是要打破這種面子與關係,換句話說就是要斬斷這種情感的牽制。我們不斬斷牠,我們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所謂光明與自由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

蘭芳　我愛光明,我愛自由,但是我尊重我對於我母親的情感。——況且你也不是說過,你的重返杭州不是爲了一點親子之情嗎?

明心　是的,我是那樣說過的,但是依我日來的經驗,我絕對不能取那樣姑息的手段,那樣小兒女的態度。蘭妹,我已經決定了。我不能爲了一點親子的感情犧牲我的理想,我的事業。

蘭芳　(她把右手放在明心的左肩上,她的頭靠在他的右肩上。)明心哥,你的話是怎樣的明白透澈呵!但是我在這一方面沒有你那樣勇敢。

明心　(很和善地脫掉她的愛撫)這樣,你就是說假如你母親一定要把你嫁出去時,你是預備服從的了。這樣,這樣,喲,喲,我不願去想那個!(他苦笑着,憤激着但又惋惜着。)喲!喲!我怎能去想那個呢?(倒在桌旁的椅上,低着頭,面色轉青。)

蘭芳　明哥哥,你不要這樣!難道你還不了解我嗎?難道你還不了解我的心嗎?我爲了你什麼東西都可犧牲,但是你不能那樣逼我太甚。(退到左邊一把椅子上坐下,低着頭顯出異常的悲傷。)

明心　(仰起他的頭,聲音變成和平了。)你說什麼?我逼你太甚?爲什麼?爲什麼?我爲什麼逼你?那是你的自由!

蘭芳　(略抬起頭)明哥哥,你不要這樣!(眼眶微紅)你這樣不是使我更加難過嗎?(略頓。)你不是曾經說我是你的生命,我也不是曾經說你是我的生命嗎?而你現在這樣!這叫我怎麼辦呢?(眼淚盈眶)明哥哥,你到底要我怎樣呢?我已經是你的,因爲我已經不能使我不爲你的了,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但是要那樣傷我母親的心,我不曉

得....

（明心從椅上起立，走到她的身邊，用自己的手帕替她拭着淚并且撫慰着她。他的心已經軟了。他便拉一把椅子，靠近她坐着。他沒有話可說，他祇覺到對於她的說不出的憐惜與熱愛。）

（靜默。女僕東張西望地上。見明心與蘭芳即退出。）

明心　蘭妹，你不要哭了。（撫弄着她的頭髮）....我的蘭妹，我了解你了，我了解你了。（他的聲音很輕。）

（靜默。）

（國卿，太太，秀貞急急忙忙地上。見二人如此，各顯怒容。但是他們倆沒有看到他們。）

國卿　（大聲）明心！

（明心聞聲即起立，蘭芳面上現出無意識的笑容迎着他們。）

蘭芳　大伯，大嬸，嫂嫂，你們都好。

（三人不理她。）

蘭芳　喲，明心哥！（退縮到明心身旁。）

明心　（面上現出勇武與憎惡面對着三人。）不要怕，蘭妹！

國卿　明心，你們倆人在這裏做什麼？

明心　你們已經看見，我們倆人是坐在一起。

秀貞　哼！兩人坐在一起！

明心　怎麼？我們兩人不能坐在一起嗎？

國卿　自然可以！（憤怒着）那末，你沒有聽到外面的謠言嗎？

明心　什麼謠言？外邊沒有一天沒有謠言的！我那裏有許多功夫去管到『謠言！』

國卿　（更怒）你沒有功夫？你的功夫到那裏去了？

（明心不答。）

（國卿更用力着說）那是關於你們的謠言，尤其是關於你的名譽的謠言！

明心　關於我的謠言？關於我的名譽的謠言？和我有什麽關係？我不情願去管到牠！

太太　明兒，你怎麽這樣昏迷！

國卿　關於你的名譽，也是關於我的名譽，也是關於我們全家的名譽！

明心　什麽名譽不名譽！我沒有名譽！

國卿　（威脅）那末我的名譽，我的全家的名譽！不肖的東西，不顧你爸爸的名譽嗎？

明心　爸爸，那末我做了什麽不名譽的事呢？

太太　明兒，那就是關於你和你朋友們的事。

國卿　你還假裝不知道嗎？

明心　我？和我的朋友？我們做了什麽壞事？我們沒有欺詐他人，沒有敲剝人家的錢財，也沒有舐軍閥的痔，吮官僚的癰。我們做了什麽？

太太　外面的人說你們不分男女，到處亂跑，晚上還男女混雜着住宿。

蘭芳　我們沒有這樣，大媽，請你們不要聽信謠言吧。

秀貞　（望着蘭芳，發出一種復仇的，嫉妒的凄厲的聲音）哼！不要臉面的小姐！我們不是瞎子！

明心　（發生一種異常的憤怒向着秀貞）誰是不要臉面的？她是你的什麽，你敢駡她？

秀貞　（咬緊着牙關）不要臉面的婦人，衆人應該駡的！

明心　（走近她，顯出爲蘭芳雪恥的不肯屈服的勇氣）誰是不要臉面的婦人？

貞秀　（哭叫）爸爸，娘娘，他要打我！

太太　（撫慰着秀貞）他不敢。他要打你，請他先打我！

國卿　（攔着明心，滿面怒容。）你還要打她！你沒有打她的權利！還有我們在這裏呢！

明心　誰要打她？我不過要問她誰是不要臉面的婦人！

國卿　哼！那個？你又何必問？她是誰像太陽在天空中一樣的明白！

明心　爸爸！

國卿　怎麼？你想把我怎樣？至少我是你的父親！

明心　（他的眼睛張的異常大，面上顯出猛獸復仇時的凶暴。）那末你說的是誰？

蘭芳　（急得要哭的樣子）明心哥！

秀貞　（仗着有人幫助，發出報復而又帶些恐怖的聲音）明心哥！明心哥！叫得那樣親熱！誰是你的明心哥？

明心　（想奔向太太那裏去）好，你一定要侮辱她！

（國卿用力把明心拉住，太太保護着秀貞。父子兩人扭了一刻：國卿把明心打了幾下，明心雖沒有還手，但盡力掙扎究想脫却國卿的扭抱。）

國卿　下流！不肖的東西！你要怎樣？你連老子都不怕了？

蘭芳　明心哥！來，來，你不要和大伯爭執了。（急的哭了。）

明心　不！蘭妹！不！不要怕，也不要哭！我為了你的純潔的，你的神聖的名譽，雖死亦在所不惜。

（他掙扎着，但到底力小，不得脫身。父子兩人均氣喘。明心的面色變成蒼白。）

太太　（恐怕而且憐惜。）明兒，你不要那樣固執！

蘭芳　明心哥，我的名譽算什麼？你用不到費那麼多的氣力！到我這裏來！不必去和他們爭辯了，

太太　（向國卿）你放了他吧。

國卿　（放了他同時命令着他）到那裏坐去！

蘭芳　明心哥，到這裏來。

（明心退到蘭芳的身旁，但仍舊面對着他們。秀貞面上現出一種無可如何的嫉妒，太太祗是呆望着。）

秀貞　（向太太）娘娘，這種樣子決不是我所能忍耐的。他現在已經不要我了，我就要去了。我不必在這裏。至於芳兒，我託爸爸娘娘替我照管好了，那樣我死也甘心了。（哭泣。）

太太　少奶奶，你不要這樣。

國卿　（怒目而視明心）你看見嗎？你害了人家！

明心　哼！我害了人家？當我小時我並不曾向你們要求妻子，你們却替我預約了她；我在大學堂內讀書時，我並不要娶她，你們又用了種種方法使我娶了她；現在我要離婚，你們不許；她可再嫁而社會又不許；你們把她活禁在我們的家內，把她當做牛馬，當做奴隸，反說我害了她！我現在老實告訴你們吧，害她的是你們不是我，害她的是你們不是我。你們害了她，社會害了她！而我，我沒有，我決不能擔當這害她的罪名！

國卿　不肖的東西！你倒利嘴！自己拋棄自家清清白白的妻子，到外面尋花問柳，反來說我們害了她！

秀貞　爸爸，我們現在也不必去說那個了，他不要我，我是可以讓位的。（繼續着哭泣，太太撫慰着她。）

國卿　明心！你以後如若還要這個家，還要認你的爺娘，那末你須得服從我的話：以後不准離開這裏，不准和那些瘋子交接，更不准與蘭小姐來往。

蘭芳　大伯，這是什麼意思？

國卿　（不理她）你能够好好住在家裏，我們已經滿足了。（聲音變軟）你知道我們只有你一個兒子，你自己又沒有男孩子；你現在這樣，你知

道我們的心中怎樣焦急。....

明心　(決然)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不能住在家裏,我不能和我的朋友斷絕關係,我尤其不能和蘭妹不相往來——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我的家,但是我不能合於你們的條件,我還是不要這個家。蘭妹,來,我們去吧。(預備走。)

秀貞　喲!(她喊了一聲,脫了太太的搖弄奔出去了。)

(女僕奔跑上。)

女僕　徐太太帶着僕人來了!

(女僕下。)

蘭芳　我的娘娘?

太太　是的。

蘭芳　來做什麼?

太太　(微笑)你就會知道。

(明心轉身望着門口。徐太太與僕人上。)

徐太太　大伯大嬸你們都好。(面上毫沒有笑容。)

國卿　煩勞你親自到舍下。

蘭芳　娘娘,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徐太太　(厲聲)要你回去!

蘭芳　娘,什麼要事?

徐太太　(接連着說)不孝的賤東西,你知道外邊的謠言?你曉得沒有出嫁的女孩子的名譽,比什麼都寶貴?你....

蘭芳　娘,你說什麼?

徐太太　(抽了一口氣)你的婆家昨天特地派了一個人到我們家裏,問起這件事情的虛實。你知道我家是世代清白的....

蘭芳　娘娘，我做了些什麽？

徐太太　你快快和我回去！

蘭芳　娘娘，這是什麽意思？

徐太太　你還要裝假，你和我回去就是了！

蘭芳　現在？

徐太太　立刻！

明心　蘭妹，不要去！你又不是小孩子，要人家牽來牽去！

徐太太　（恨毒地向着明心）許先生，你做的已經够了！天老爺不會饒恕你的！

太太　大嫂，你不要怪他一個人！

徐太太　蘭芳！你聽見嗎？快快和我回去！

蘭芳　娘娘，我自己會回來。

明心　蘭妹，你不要去！

國卿　（向明心）你還要什麽？

明心　我？我不要什麽？你們的東西我一點不要，我只要她。

徐太太　許先生，你枉讀了這麽許多年的書，虧你說這種話！

國卿　（向明心）在大衆面前這樣說，不要廉恥！丟我們的臉！

明心　我沒有什麽話和你們講了。蘭妹，來，我們去吧！

徐太太　蘭芳，你還不跟我走嗎？

蘭芳　娘娘，我不久自己會回來。

徐太太　我現在要你立刻同我回去！不要廉恥的賤東西，我徐家清白的名聲被你糟地了。

蘭芳　娘娘，這是什麽話？我做了些什麽，値得你這樣的發氣？（徐太太愈怒，她走近蘭芳的身邊想拉她的手。明心立在她們兩人中間，保護着蘭芳。徐太太喊傭人。國卿用力拉開了明心。徐太太拉住了蘭芳的手。）

徐太太　不要廉恥的賤東西！去！回家去！

（蘭芳掙扎着，面色變青。）

徐太太　（喊女僕）王乾娘，你來幫助我，把她捉回去。

蘭芳　（用力掙扎着）娘娘，你好好說我也許回去，你用武力，我抵死不去！

（僕人上前幫着徐太太。明心眼見蘭芳無力，突然脫出了他父親的手，用力推開女僕。國卿又奔上。明心見勢不敵，然憤怒之勢已不可遏，即奔到寫字台旁，打開抽斗，拿出新式手鎗一柄對着徐太太與僕人。室內的人都發出恐怖的喊聲。國卿見勢凶猛不敢近前，僕人亦縮手，退避壁角。蘭芳乘勢逃出了她母親的拉扯，奔到明心身邊。他左手抱着她。）

明心　（面色變成慘白，他的話異常急迫而且帶着顫抖。）好，蘭妹，我們去！我們向自由與光明去！（面向着衆人）好，過去惡勢力的犧牲者與承繼者，我們去了，我們再會吧！（他略一點頭，預備走出。）

太太　（急着說）明兒，明兒，你怎麽這樣，毫不講一點道理？

明心　娘娘，這不是我不講道理，是她不講道理！

徐太太　（她向來頹喪地低着頭，面上現出異常的蒼白，聽到明心這樣說就仰起了頭）我不講道理？誰？我？天老爺有眼睛····到底是誰不講道理？···

明心　什麽道理不道理？誰和你們再來講道理？····你們的道理，我已經聽够了！（又預備走路。他的面色已漸漸回復了原狀。）

國卿　明心！

太太　明心！你眞的要走？

徐太太　（對着蘭芳）不要廉恥的賤東西！····好，好，你去吧！你去吧！（憤恨與失望交替着顯在她的年老的面上。）你去吧，不要廉恥的賤東西！以後····

太太　明心，你眞的要走？

徐太太　以後不論你出去當娼當妾，我都不管！你已經····不是我的

女兒。唉．．．．

蘭芳　娘娘．．．．你自己迫我太甚。．．．．

徐太太　唉，（聲變啞）可憐你死在九泉之下的爸爸，．．．．他看見了你現在這樣的不要廉恥，他．．．．

明心　（側向蘭芳。蘭芳的眼淚汪汪的從眼眶中流到面上。）蘭妹，不必去和她們辯論了，我們去吧。

國卿　我不准你去！

明心　你沒有這個權利！

太太　明兒，你不要去！你怎麼心腸這樣硬，毫不想想你的爹娘，你的妻子？你須記好，我們祗有你一個兒子，你還沒有男孩子，你現在去了，叫我們怎樣？（聲變啞。）

明心　這是你們不要我們，並不是我們不要你們。

國卿　（還重的聲音）怎麼我們不要你？

太太　做爹娘的那有不要兒子的！

徐太太　（向着蘭芳）但是，我，我不要你！你去吧，無論你去當娼當妾！

蘭芳　娘娘．．．．

國卿　還不放下蘭小姐，讓她和大媽回去？

明心　我不能，我不能放下蘭妹！

太太　這樣還成什麼話？

明心　我愛蘭妹，蘭妹也愛我：這是我們的一切，什麼謠言不謠言，成不成『什麼話』，我都不管！

國卿　變成這樣下流，還有什麼話說！

蘭芳　（望着她的母親，十二分可憐着她。）娘娘，你先回去了，我隨後會來的。

徐太太　你去吧，你去吧，你以後不必再到我的家裏來．．．．王乾娘，

來，我們回去吧，我不能在這裏多坐一刻，我再看着她，我的心要碎了，我要發昏了。王乾娘，來，我們去吧。唉唉，許先生，許先生，（憤恨至極）天老爺在頭上，他有眼睛・・・・

（徐太太帶着女僕頭也不回憤憤地去了。大家都對她望着。）

蘭芳　（喊）娘娘！娘娘！我和你同去，我和你同去！（她輕輕推開明心的手）明哥哥，明哥哥，請你放手，我要跟我母親回去！

明心　（沒有放鬆她）爲什麼？你要跟她回去？

國卿　爲什麼你不放她回去？

太太　她自己要回去，你不放她？

蘭芳　（哀求狀）明哥哥，請你暫時，只一刻，讓我到我的母親那裏，去安慰她受傷了的心。明哥哥，你明白，只要一刻，只要一刻，讓我到我母親那裏。

明心　你將自己投入羅網！

蘭芳　明哥哥，你不能這樣說！

明心　你一定要去？

蘭芳　我怎能不去呢？

明心　那末你已經不愛我？

國卿　她要回去，你不放她回去，這是你的不是。（走近一步）你還不放她回去嗎？

太太　明兒，放蘭小姐回去！

明心　蘭妹，那末你已經不再愛我了？

蘭芳　明哥哥，你爲什麼這樣說？

明心　因爲你要離開我，回到惡勢力的中間去！

蘭芳　我離開你是暫時的，我以後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正長呢！但是我的

母親・・・・

國卿太太　　哦！哦！

明心　　蘭妹，你旣然還愛我，那末我請你和我現在立刻就走！

國卿　　唉，恥辱！

明心　　蘭妹，在我們的前面現在祇有兩條路：一條是去向自由的，一條是去向奴隸的。在自由的路上祇有光明與戀愛，在奴隸的路上祇有黑暗與虛僞。

蘭芳　　可憐我的母親・・・・

明心　　我們祇有一條路可走，你走了前者，就不能走後者，反之，走了後者就不能走前者。

國卿　　你現在走的是什麽路？違背父母的命令，拋棄自己淸白的妻子，誘騙良家的女子，刺傷做父母的好心・・・・這是什麽路？

明心　　我嗎？自然是自由的路！我只曉得向着光明走去，其餘我都不知道。

太太　　明兒，你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你現在靜坐一下，淸醒淸醒你的心，不要這樣昏迷，說出這種夢話！

明心　　我是常常淸醒的。（向蘭芳）蘭妹，你到底想走那一條路？

蘭芳　　自然是自由的路。

明心　　那末，我們去吧。你不看見外面的光明世界嗎？（向着窗外望）你看那邊的太陽光怎樣熱烈地光照着一切呵！

（女僕奔跑上，氣急喘着。）

女僕　　老爺，太太，不好了！（口吃不能言。）

國卿　　什麽事，這樣大驚小怪？

太太　　什麽事？

女僕　少奶奶不好了！

國卿太太　誰？少奶奶？

（明心皺着眉頭，蘭芳張大眼睛呆望着。）

女僕　（氣急着說）我剛才到湖濱公園近旁････是的････去買東西････喲！什麽，我忘記了。････是的，我看見一羣人擁擠在一起，我當時也好奇，就走上去看熱鬧････我聽見旁邊人說，不知道什麽人家的女兒投湖死了････我就大吃一驚････後來有人說似乎是許家少奶奶的話，我就不問三七二十一擠了進去････死人面上蓋着一塊布，我就把那塊布揭開來時････我簡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是不錯的，雖是死人臉上已經一點血色都沒有，眼睛有些腫脹，嘴裏吐着血沫････可不就是她････

太太　喲！喲！眞是少奶奶？

女僕　怎麽不？

國卿　（怒視明心）你殺了她！

明心　我？（苦笑）哈哈！蘭妹，去吧！此地不可以久留！此地祇有絕望與死！

（他拉着蘭芳很快地，由門外走了出去，頭都沒有回過來。）

太太　（一陣脚步聲。）明兒！明兒！

明心的聲音　（帶着悲哀的音調）哦，四月的春天！

太太　（奔到門檻上）明兒，明兒，回來！回來！有話好商量的呀！（沒有回音。）

國卿　唉，唉！

（幕）

附白：我這篇劇作最初爲四幕劇，一九二三年四月初完成於美國加利福尼大學。當時曾一度寄創造社成仿吾兄，希望他替我發表。

接他五月二十日給我的信，他說這篇戲缺乏戲劇的技術，沒有脫出小說的模型，所以希望我能够把牠改造爲二幕劇。我也覺得仿吾兄的話不錯，心中存了一個大加修改的心思。今年回國後，我第一件想做的工作就是這篇戲劇的修改。但是因爲雜務很多一時不能動手。在這擱置期間，我又把牠給老朋友沈澤民看了一下，他希望我修改的不是減少幕數，而是第四幕的結尾。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我忙着創作我的長篇小說旅途，幾幾乎把這篇戲劇忘掉了。忽然間，不知道是春天給我以力量呢，還是社會使我那樣憤激呢，在四月初我忽然想重新負起改造這篇戲劇的工作了。醞釀復醞釀，至四月十一日覺得再不能遲延下去，於是提筆而成此三幕劇。第一幕已删去，第四幕的結尾也修改過。雖是差不多十分之九都重新寫過，但是原劇的精神還是一如從前。此劇成後復經舜生兄指正幾處語氣上不準確的地方。

我謹在此地向成仿吾，沈澤民，左舜生三兄并且更向影響於我的思想的前輩作家與朋友們表示我誠懇的謝意。我更向肯不吝賜敎的讀者預先致敬。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六日於上海

中華書局獨家經理

德國第一名廠



塔牌

繪圖用顏料

◀各種繪圖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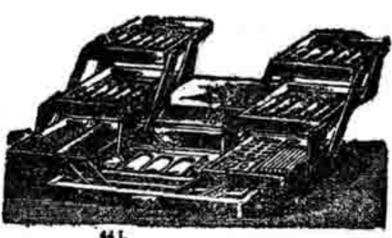
【水彩畫顏料】

木盒顏料十二色至廿四色　鐵盒方塊顏料七色至廿四色　鐵盒磁缸顏料十色至廿四色　木盒方塊顏料十七色　鐵盒錫管顏料七色至廿四色　木盒錫管顏料附用具多種



【油畫用顏料】

鐵盒錫管油畫顏料十色至十二色　木盒油畫顏料十八色至二十四色　鐵盒油畫顏料附用具多種　各色大小錫管油畫顏料多種



此外新到粉畫用色筆各種繪圖用具　新式寫生架　輕便寫生櫈　高等製圖器　保護目光用之眼遮　以及各種自來水筆　金銀活動鉛筆　墨水　筆尖　鉛筆　文具儀器　種目繁多不及細載印有要目函索即寄

會員通訊

本會參與蘇州會議同志諸兄均鑒。近讀"少年中國"四卷八期蘇州大會宣言。敬悉兄等對於『少年中國運動』。甚爲努力。至以爲慰。惟宣言中有『數年以來因同人能力的薄弱。學識的膚淺。亦嘗徘徊歧路。未敢自決其行動的方針。殊自愧有負一般厚愛本會者雅意』數句。似嫌略有語病。本會宗旨統言之。則爲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析言之。在理論方面。則爲採取西洋科學方法。整理本族固有文化。由此以喚起中華民族的獨立精神。(亦可稱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在實際方面。則爲從事各項社會事業。增進精神物質幸福。由此以實現中華民族的豐富生活。(亦可稱爲民族生活改造運動)。本會持此宗旨與國人相周旋者業已數年。即弟等個人求學作事。亦以學會之宗旨爲宗旨。何能言『徘徊歧路未敢自決其行動的方針』。即此次蘇州大會所定『學會進行方針』。以及『學會綱領九條』。又何嘗出乎吾輩數年以來所鼓吹所運動之範圍以外。請諸兄一查年來月刊論文以及吾輩個人行動。則知此次蘇州大會所定者。固早已在實行之中矣。凡人一日未能自決其行動的方針。則一日不能生活下去。弟自信本會行動方針。早已決定。所惜者行動太少。是爲愧耳。今後更當努力行動。願與諸兄共勉之。耑此即頌

學祺　　　　　　　　弟王光祈上言　三月十九日自柏林寄

新中學教科書

特色

體裁最善
內容最新
版本最大
彩圖最多
程度適合
標點最明
分科混合
各得其所

奉送樣本

函索即寄

△新中學書樣本
新中學教科書總說明
古文史地樣本
數學樣本
混合數學樣本
博物樣本
混合理科樣本
初級英文樣本

△新小學書樣本
新小學教科書總說明
國語讀本樣本
初級各科樣本
高級各科樣本

新小學教科書

特色

編製最善
材料最新
程度適合
體例精審
版本大
標點明
都是正確的
國語文

中華書局謹啓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全一冊 五角五分

此書以民國十年南高暑期學校劉伯明敎授之講演爲主。參酌羣書而成，講者係提鍊羣書之精華融以心得，述者更經長期的研究，遂以明暢簡練之文字。與「近代西洋哲學大綱」參看，可略窺西洋哲學史之全境。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全一冊 三角五分

劉伯明講　繆鳳林述

此書系統的說明，近代西洋哲學思想之變遷，對於現代大哲倭鏗，柏格森，羅素，杜威諸家學說有所比較，文筆雅馴。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全一冊 五角

書分九章，對於歐洲政治思想各種派別，作一有統系之敘述。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次，如契約論派之浩布思，洛克，盧梭；歷史派之孟德斯鳩，梅因，樂利主義派之邊沁，密爾；進化論派之斯賓塞；均能提綱絜要。加以比較的研究，第八章述社會主義派之聖西門，歐文，福利埃，布朗，拉塞爾，馬克思，柏恩士敎，以及工團主義，同業社會主義，布爾札維主義，第九章敘述無政府主義派之蒲魯東，斯特拉，巴枯甯，克魯泡特金，更推闡詳盡。占全書篇幅之半。讀此書後，可以窺見各家思想之大凡，以爲進讀各家專籍之準備。

政治理想

全一冊 三角

書爲羅素名著，共分五章：(一)政治理想，(二)資本主義與工銀制度，(三)社會主義之缺點，(四)個人自由與公共管理，(五)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人的生活

全一冊 四角

著者武者小路先生，爲現代能思想能實行的改造者之一。此書係先生兩篇論文及兩篇戲劇的合刊，一九二〇年在日本出版，主張以正義與愛建立理想的生活，一字一句，均能使人感動。現由毛李二君譯成漢文，顧得「人的生活」之諸君，不可不看。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全一冊 四角

書爲近代大哲倭鏗所著，余家菊譯。其討究人生之意義與價値，先自歷史，宗敎，內在唯心論，自然主義，理智主義，社會本位主義，個人本位主義等，一一加以批評詰難，然後確立其見解，現時思想界對於人生問題，多起根本的懷疑，此書實爲解決是項問題之良顧問。

女性論

全一冊 四角

書爲江安馮飛先生所著。凡關於婦女之重要問題，如「婚姻問題」，「戀愛問題」，「敎育問題」，「經濟獨立問題」等等；均有精詳之論斷，在中國，系統的研究婦女問題之書，當推此爲最早，故人人均有一看之必要。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

農業政策　八角

菲里波維亞著　馬君武譯

是書內容共分兩部：第一部論農業生產組織，詳述「現代生產組織之基礎」，「土地分配政策」，「農業團體」，「農業生產組織與工人之地位」；第二部論農業生產政策，詳述「農業經營」，與「農業信用」。中國為農業國，是書出世，對於注重農業行政與改良農業組織之經世家，貢獻不少也。

工業政策　一元

菲里波維亞著　馬君武譯

此書係國民生計政策第二書，內有十八世紀之工業制度，工制變更，國家對於工業之積極促進策，利益代表團體，結合自由及同盟罷工，工人同業會，工人保護，最大限工作時間，營業保護，僱員問題，工業行政，工業敎育，工業信用等等要目，紀述既詳，又饒興趣。

國外商業政策　四角

菲里波維亞著　馬君武譯

本書係國民生計政策第三書；內容分五篇敘述：一國外商業政策之歷史發展；二商業政策之理論根據：三保護關稅之實行；四通商條約；五輪出促進策；凡關於對外貿易的理論和主要點；俱詳為說明，尤注重關稅政策，現在商戰愈烈，吾國一般商人，對於商業政策，不可不詳加研究，此書實最良好之指針也。

國內商業政策　四角

菲里波維亞著　馬君武譯

本書為國民生計政策第五書，今移為第四書，以便與第三書國外商業政策相聯貫。內容分三篇：一各種商業形式；二銀行；三交易所。各篇又分章詳述各種商業上之經營和利弊。又是書在一九二一年第十版，經 Dr. Somary 訂正，採入大戰爭後之新材料甚多，洵最新最精之經濟學書也。

唯物史觀解說　全一冊 四角

是書為荷蘭人 Harmān Gorter 所著，立意在使荷蘭勞動者了解唯物史觀之要旨，故辭義淺顯，解釋詳盡，為研究此種歷史觀之傑作。

思維術　全一冊 七角

此書為杜威原著，劉伯明譯，共分三大篇：(一)練思之問題。(二)邏輯大恉。(三)練思。分章詳述，譯筆暢達。

珂羅版精印

泉貨彙攷

本書五百餘頁分訂十二册雅式布套一函

定價四十八元　特價三十元（郵費每部二角）

【三百部爲限】

東武王戟門比部官京曹時與樊文卿盛嘯侯及其姪王廉生輩咸喜治泉幣之學凡關於制度得失品物眞贋一經鑒定無不萃相驚服此集所收上自太古下及明季旁及厭勝外國諸品爲比部數十年中所見所獲手自精拓者逐品參稽而書以瘦金楷體都凡十六卷顏曰泉貨彙攷以視世傳泉匯諸書之摹刻失形傳寫訛謬者奚啻霄壤茲向王氏後裔借得原稿用珂羅版精印與原蹟不爽累黍治泉幣學者自當先覩爲快也

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書局發行

新遊記彙刊

正續兩編　發售特價

正編八册 定價三元　續編六册 定價二元　特價六折　郵費每編七分半　掛號外加

【三千部爲限】

是書正續兩編。均照現行行政區域編次。分京兆、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甘肅、新疆、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察哈爾、蒙古、西藏二十六門。有經過數省而詳於途中之記述者。另闢長途一門以納之。全書於記述名勝之外。凡關於歷史、交通、實業、教育、礦產、動植物、風俗等、靡不詳載。作者如王闓運、袁希濤、黃炎培、張相文、蔣維喬、…等。均當代名人。文筆條達。紀錄翔實。續編搜輯最近諸家遊記。豐富新穎。可作遊歷指南。可資史地參攷。可供閒居消遣。誠一舉而數善備焉。

書大(59)

THE YOUNG CHINA.

民國十三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五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半年六冊	八角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

等第 地位	特等 一面	上等 一面	普通 一面	普通 半面
一期	四十元	廿六元	二十元	十一元
三期	一百十元	七十元	五十五元	三十元
半年	二百元	一百三十元	一百元	五十五元
全年	三百八十元	二百五十元	一百九十元	一百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爲普通